生六臣集 二

生六臣先生集卷之六

梅月堂遺稿下

詩 七言律詩

感懷

湘江如練月如盤遥想靈均意不闌雨過平洲芳杜若風來別岸泛崇蘭江南日暮思公子郢北雲遮怨上官今古疾賢如此耳不堪搔首滂汍瀾 右屈平

側聞敬吊共忠誠俟罪長沙漢賈生異姓可堪辭上國宗支那忍去王京獻疏痛哭言何切製賦離騷意未平同是謫遷心不死至今猿作斷腸聲 右賈誼

堪笑偷生莽大夫反騷千古被才誣赴淵自是忠誠迫投閣應遭利欲驅劇羨媚迎驕主意爰惟幸免罪臣徒容身不啻居穹壤地下相逢愧也無　右楊雄

宋玉招魂憶屈平湘纍從此慰幽情些辭有盡心無盡哀思先成語不成草怨王孫生古道蘭懷公子避繁荊春風無限江南意化作哥哥花下聲　右宋玉

我生千載抱忠誠棲跡烟霞歲月更戀國壯懷歌一闋傷今孤憤歔三聲贅疣自笑無機巧塊獨常誇少辱榮細閱史編原誼傳何須浪出誤平生　右自叙

大言

碧海投竿釣巨鰲乾坤日月手中韜指揮天外凌雲鵠掌摑山東盖世豪授盡三千塵佛界吞窮萬里怒鯨濤歸來浪笑人寰窄八百中州只一毛

小言

秋毫作紐繫蟭螟撞着蚊眉墜薄翎細析微塵裁物象精雕纖刺塑猴形粉糜鏡面團團點輕霧空中細細零坐看秋天蠅一箇翩翩扣翼上青冥

看史傷心

雪夜挑燈讀史書掩編長歎淚漣洳興亡有數人何去治亂無蹤鳥投虛不忿赧嬰孱兢虜生憎操政耐

安居紙片斧鉞明如日雖死猶生臭有餘

和箕叟韻二首

折簡初開半尺長搖頭披讀訝如狂浮雲變化堪悲恨人事隆衰爲熱凉已許金蘭通桂籍那知錦襪納袳腸過門趦趄緣何事只恐蘧篨說李陽

寥落精廬秋興長朗吟詩作放翁狂山城驟雨收殘暑風樹踈蟬咽晩凉湘簟嫩寒驚老骨惠泉甘冽浣枯腸年來陡覺星霜變學取燒丹魏伯陽

憶故山

棲迹王畿已有年故山歸夢正依然雲收鰲背千重

峀風定鯨波一葉船長有梅心懸眼底可堪蕉雨滴
窓前春來筍蕨年年長應有英靈待我旋

漫成

窮山歲暮坐題詩氷合松煤染硯肌飢鶻下巖多杜
氣凍鵾蹲樹有奇姿陶潛傲世那無醉杜甫思君不
廢詩自有胷吞雲夢趣丈夫老去卽豪時

降龍解虎圖

嵯峨山逕轉崎嶇便是高僧游戲時寶鉢降龍潭水
静金錫解虎老松欹空山雨過蕣簪滑小洞春深花
木奇見説塵中多少事一生元自不曾知

訪友於三清宮適醮立冬

雲散長空星斗寒瓊章讀罷禮天壇玉皇降處圜香
霧金母來時駕彩鸞寶磬有聲人寂寂瑤臺無累月
團團三清醮畢門重鎖照殿青燈徹夜闌

贈道士

玉清壇上退朝還環佩珊珊態度閑靈寶度人飡六
氣黃庭搜寫養三關奇香滿竈晨成藥異氣浮空夜
入班乞我半升鐺折脚年來我亦煮溪山

哀蘇武

旄節偏偏落北風遥遥南望上林鴻漢家文物撩心

曲胡域旌旗厭眼中飢啖鼠腸除草實渴嚥雪片下
蒼空李陵衣把相看淚天地有窮悲不窮

哀文山

國破家亡意若何平生身計轉蹉跎崖山浪倒天方
蹶燕地風靡事已差大宋既無餘版籍縢胡今欲止
干戈可憐二百年前事竟作漁樵一曲歌

王莽

梅福逢萌遇漢衰掛冠捐産向何之三綱已絶終難
救九法將隳竟莫爲燕雀處堂相與樂麒麟跳網孰
能羈見機而作惟君子危亂之邦不入宜

紅葉

秋霞剪作淺深紅青女多情巧不窮點點欲燒殘照外層層如畫亂山中數行書字悲心事幾箇牽愁落晩風莫向秋溪惡零落東君應又綴殘叢

乍晴乍雨

乍晴還雨雨還晴天道猶然况世情譽我便是還毀我逃名却自為求名花開花謝春何管雲去雲來山不爭寄語世人須記認取歡無處得平生

顯陵

皇考成童三十年民瞻繼志奄登仙已欠桂子璿源

籙只見龍飛國史傳清廟餘香添宿火佳城荒草繞輕煙落花啼鳥空山裏石馬無聲松桂天文當作無

武侯廟

古廟荒凉樹老蒼臂弓撚箭據胡床猶生扶漢吞曹氣不腐攻城破賊腸側耳似聞先主囑揺唇如吐出師章蘚文虫食書題壁知是南陽忠武堂

岳王廟

鷺鷥殘照呌寒林慘澹空山生夕陰眞僞難分天又暮存亡未辨夜將沉宋朝冠蓋皆歸虜上國山河半入金自古浮雲能蔽日竹風松月苦蕭森

寄永安節度使魚相國 有沼

相公廉謹衆騰喧匹馬來朝拜至尊交趾將輜無意實南陽侯宅有遼藩風雲壯氣蟠肝膽氷玉淸輝遺子孫受命忘家人莫歎貂裘夷醞飽君恩

將軍宴

碧油幢裏錦筵開樽俎笙簧次第排虓將舞揮金錯落蛾眉歌進玉蓮杯金猊爐上薰龍腦銀鏤床頭泣豹胎酩酊大平全盛日繁絃急管莫相催

晚望

草青沙軟望中寬數朶芙蓉雨後巒逸馬引羣馳野

路懶牛牽綫臥江干逍遥自喜吾生樂寵辱多驚達
者難投老歸歟何處好香城楓岳碧雲漫

松都

五百年功事已訛夕陽芳草柰愁何誰家廢砌花無
主幾處頹簷雀可羅輦路香銷踈雨過歌臺響絶冷
雲霞市兒不識前朝恨唱得花園第一歌

百祥樓與京洛舊友同登因送别寄遠

一簇長堤細霭収與君徙倚仲宣樓隋兵敗後人何
在唐帝征餘江自流白鳥欲凌秋色暮靑煙空帶夕
陽洲登臨盡日無窮恨南望長安有所思

平壤堂

千章喬木鵲參差人道英雄百代祠雨濕藤蛇穿畫壁塵埋鐵馬雜蛛絲荒山落日鳴鵰鶚豐草喬林走兎狸薄暮人歸春社散紙錢飄掛野棠枝

平壤紀事

十里垂楊蔭細薄家家絃管動高樓薰風客醉皇華舘細雨人歌杜若洲別鶴離鸞鳴院落黃龍朱雀暗津頭繁華此日君休問此是千年帝子州

上院瀑布

一道銀河垂碧空漱雲飛玉響玲瓏晴天霹靂吹寒

雨平地波濤起晚風半夜蟄龍驚好夢終朝山鬼泣
途窮上方月落猿啼處慣聽明珠瀉石矼

院

登九峰頂 一毗盧二文殊三普賢四地藏五觀音六弥勒七羅漢八義湘九上

扶筇遥上九嶷峯四面岧嶤八萬重卷柏似藤緣絶壁危砯如畫掛飛淙雹雷白晝駭頑俗風雨青山起老龍一望直窮西北界何勞雲夢吞吾胷

安市城秋望

安市城頭葉正黃客中秋思正茫茫興亡百變山依舊雲水千重事已荒日落江波迷去鴈風吹枯草咽

啼蛩湯湯蘆水灘聲急不是悲秋卽斷腸

望高臺

歡甚忘疲上峭峰高低列岳聳層穹奇形禹昌刧移後恠狀温犀一燭中獅子何年將奮迅俊鷹當日欲浮空攀蘿若不凌雲頂那識楓嶠氣勢雄

萬景臺

攀危更上最高臺無限起峯眼底開萬瀑洞中珠歷落百川崖底玉摧頹火龍似向層空舞玄鶴應從寶窟回人世難逢如此境傍人且莫苦相催

寶德窟

銅尾生衣銅柱高簷鈴風鐸響嘈嘈寶山巖窟幾尺
聳銀海波濤終夜號鐵鎖掛空搖嘎嘎雲梯緣壁動
騷騷焚香一禮心無襟疑是仙宮駕六鼇

原州道中

春風一錫向關東路入原州煙樹中公館人稀車馬
少長亭雨過海棠紅十年道路雙鞋盡萬里乾坤一
豪空詩思客情俱攪我況聞山鳥語花叢

中臺

虛閣玲瓏鎖紫煙庭花爛熳草芊綿優曇雲瑞咢敷三
界無頂祥光射九天風過焦桐聞梵語雲低金甕降

眞仙磬聲遥與松聲合宣說如來不二禪

西臺

廣張舌相本非身金色如來假也眞山色蘇仙曾有偈松柯韋偃已傳神于筒浄水消如玉瑞應香花大似輪髣髴泉峯雲影裏天姝衣祴供清晨

南臺

麒麟峯色碧摩天菩薩巍巍頂相圓歷歷金鈷搖月下飄飄毳服颺雲邊花敷蓮界香成雨雲布金沙福有田今夕喜參弘願海一龕燈下坐觀禪

東臺

雙竹叢邊大士身元來不住寶陀山悲心長救微塵
累願力幾回生死關兩臉丹如霞半點雙眉曲似月
初彎圓通門戶何曾閉只在輸誠一念間

北臺

象王山色倚天端繚曲幽深氣鬱盤麟部獨棲雲片
片羊車單駕月團團石牀平處苔花點巖溜飛時瓊
屑寒人世幾回風浪惡不如來占一層巒

鏡浦臺

萬里扶桑望眼縣蒼波淼淼蘸朝霞秦皇謾愛三山
藥漢使空浮八月槎白浪滔天鰲背抃紅雲掃地蜃

樓斜從今陡覺仙游壯杯視東溟碧海涯

啖竹筍

生長京都又北游初看新筍迸猫頭披煙曉折連根
脆帶露宵抽拖籜柔却喜今朝參玉版還愁明日化
青虯不妨嶺表長為客飽飫琅玕一味羞

神勒寺

梵宮松檜暗藤蘿門外滄洲聽棹歌巢鶴枝邉山月
白蟄龍巖畔渚雲多蕭牢遠渡青楓岸金刹遥看白
鳥波薄暮倚欄回首望晚風揺落綠蘋花

檜巖寺

古松藤蔓暗相連一徑溪溪入洞天佛殿尚留三世火法門今絕五宗禪崢嶸樓閣雲爲鎖牢落庭除草作氈勝景宛如那爛寺恨無人道祖燈傳

全州

甄萱舊邑是全州牢落風情萃一丘古壘夕陽荊樹短新亭春雨麥香浮掛弓平壤心何壯捐劍黃山意尚憂麗濟相爭何足議　龍飛當日大春从太秋

花巖寺垂絲檜 僧傳指空所植西域梅檀非也僧以棘圍之在高山

簇簇垂絲條榦長幾年山頂傲風霜氣含芝朮胚仙骨皮剝龍蛟繞佛堂聳蓋豈因權勢重圍荊多有侍

從卽不妨傳語栴檀樹半夜空庭聞瑞香

宿金山寺

雲氣微茫洞府寬縈林絡石響鳴湍中天星斗明金刹半夜風雷繞石壇苔食古幢微有字風摧枯樹晩生寒倏然一宿招提境烟裏疎鐘韻未闌

望智異山

穹崇高峀遠摩天水色山頭籠薄烟聖女祠前巢後鶻靈神峯下迸祥泉經霜紅柿明山谷美日烏雅噪野田此是濟羅爭戰境夕陽峯靄翠相連

海印寺

古伽倻裏蔚伽藍千里雲山對面參島下庭莎僧入定狙垂園樹樗羊矢棗方甘書巖碁閣何人住即孤雲所遊處風伯桐孫偶共談客裏計程仍不寐夜溪蘿月照松龕客有題于毗盧殿欲識華嚴不思議者取毗盧金殿上桐孫風伯作檀那四時不絶聲供養

枯木

長枝蟠屈小枝斜直幹亭亭聳碧霞幾歲倚巖排雨雪何年趨走化龍蛇瘤皮臃腫猶生木奇狀巃嵸漢使槎春至無心天亦惜教藤爲葉蘚爲花

看雪

六出花從空裏來開窓閒臥看低回觧傳天上無香

藥能點人間不種梅東郭抱貧循路去子猷乘興漾舟迴老夫無事圍鑪畔拈却陶公茗一杯

重登百祥樓

重過此地無窮思一望平原送落暉薩水古城殘靄散晴川秋樹暮烟歸空濠荒草埋翁仲華表凝雲語令威獨倚畫欄無與語白鷗依舊向人飛

登大同樓

大同波上大同樓無限雲山散不收楓落浿江秋水冷霜清箕堞暮烟浮白鷗洲畔月千里黃啇渡頭風滿舟因憶昔年興廢事登高一望思悠悠

新霜

碧空如洗綴疎星風緊千巖半夜霜細細玉花粘古瓦團團瓊蘂點苔墻侵於沙月偏教白着到山林損却黄蕉葉已殘荷柄折餘寒更作凍銀牀

端午

佳辰相喜浴蘭湯梅雨初晴角黍香人事縈如纏綵縷世情苦似服昌陽安榴影轉花猶嫩絺葛風輕日正長千古楚江遺恨在些章吟罷倚筇牀

庭草

庭草氄氄夏日長高低簷影過東墻酒因多病經旬

止書値窮愁累帙藏蘇晋逃禪齋繡佛管寧浮海坐
藜牀放曠謹飭倶埋沒鬼錄空留紙半張

五言排律

落葉二十韻

千巖風力緊落葉滿山蹊細細藏苔點飄飄逐馬蹄
雨餘聲更速霜老色仍黧木末巢空掛林梢烏夜啼
打簾醒蝶夢墜砌沒蘭畦鬪雀枝邊亂驚鴻月下迷
茶鐺親自燒詩句懶曾題淤赤明林壑盈堆塡小梯
閒庭聚復散淺覔掃還齊蔌蔌疑蛩響騷騷怕鳥棲
旋枯焦晚景速朽涴塘泥隔樹尖峯露垂條脆果低

庭虛多受月軒豁剩臨溪浪吠呵山犬狂嘵喝野鷄
輕隨疎影竹襍和亂鳴蛶八戸虫絲掛飛簷蛛網締
星河昭耿耿雲物淡凄凄薄暮砧初動晴空鴈已嘶
衣寒愁遠戍刀冷惡溪閨絢紅殘照映片片翼階西

偶然縱筆成二十五韻

昨非勿足諫今是猶能追逸鶴雙翎鎩良驥兩耳垂
松杉雖獨也霜雪轉凄其蕿落將奚用支離竟莫期
柰為形所役何故寓於斯小室開低牖閒庭豁弱籬
常懷顏子樂亦作宋生悲謾著潛夫論空挑俗士詆
懲熱屢吹虀期安每值危臺笠思難復蓑華羨不知

一陽消未盡羣慝害將鬱勃鬱豐城釼飛騰禹鑿螭
鷹揚定何夕蠖屈已多時幾歲洊江海當年泣路歧
不能搏羽翼猶自歎衰遲未奮衝天氣空懷向日葵
行裝雖落魄志願更清奇佇望唐虞遠紆傷孔孟卑
得應貂屬狗失則項歌騅飜覆如雲雨升沉似奕棋
賈生徒歎鵩莊叟謾誇龜身世蹉跎甚功名蹭蹬遲
依巖種豆粟臨水葺茅茨短褐和煙釣長鑱帶雨耔
畏途難側足魚鳥更何疑

書

與秋江書

昨日陪杖屨遊於泉石之上盤桓終日相送清溪清興未盡而別之甚遽一何怏怏也自奉別以來于玆數日無可與人談話及溪山文酒之會所謂三日不談道德舌本強也然數朶青山一片白雲作不請友爲無言伴依舊相對此僕所以十年知心者也未審城中亦有此友否若其逢詰鉛冊背後蒼黃如冊潽葷此定先生日日相見者也僕於此不及噱噱箇中昨日見先生止酒直欲因酒星於天獄焚醉日於桊抗其意美則美矣盖夏殷之主以此而亡晉宋之士以此而亂此萬世之所當監戒者也然抑有可說爲

且古人設酒本為祭先饗賓養老治病祈福交歡百福之會非酒不行豈使人沉酗喪德亂儀敗身者也故先民造釀非但醺辣為正味香烈者為醥為醇甘甜者為酏為醴有厚薄濃淡之異焉又猶恐其或抵於亂也因為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之不得醉然猶以為未足也又為之制有介者有僎者有司正者相者贊者以左右威儀故詩曰旣立之監或佐之史此之謂也又猶恐其妄用也故書曰祀茲酒又曰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饗賓客也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旣具

和樂且湛燕兄弟也於粲灑掃陳饋八簋旣有肥牡
以速諸舅燕朋友故舊也此飲酒之節文也故於祭
有餕於營室有落於賓有饗於送往有祖在射有下
飲之禮在鄉有鄉飲之禮在家有娛親獻壽之禮有
祭有晬有獻有醻極人之情盡人之事非欲使後世
之人袒裼呌號巢黨以飲出入狗竇者也不此之省
反以酒為生禍直欲專止是猶炊飯而逸火欲一生
不設熟食也專酤己不可言專止大眛於禮失中庸
己甚非君子所行之道如或可止語不道夫子惟酒
無量不及亂又曰不為酒困何有於我衛武亦嘗悔

過曰三爵不識矧敢多又衛武亦晝止乎只戒而已
先生若去禮義遺君親遠宗族獨處無人之境則可
如居禮樂文物之斯世讀孝悌先王之格言則未可
遂以斯為終身行也縱終不飮一爵且祭祀不復受
胙乎燕饗有獻無酬乎供親侍病不復先嘗乎若言
節之可也慎之可也終身專止僕所不取君意以為
如何況前日覩先生容貌減於昔時氣宇應亦減減
之又減以致消瘦在堂慈母必生憂戚於古人弄雛
詐仆之意如何孝子之於親未嘗一日忘孝慈親之
於子未嘗一日忘慈醞酒而忤旨已失於敬止酒而

貽憂復失於後愛敬事親之道先生亦嘗之熟矣惟先生諒察頋以此書陳于慈堂之前使先生之親知先生有直諒保愛之友而盡先生有順親信友之實也前諾神苓若干進人下恵伏惟順時自愛珍重

上柳襄陽 自漢

僕性偏僻窮不乞旣不受受不脅肩膝行謝不奔熱不遺氷氏固知其為癖然習與性成不可革也惟遇知心一點頭一接語一餽寸阿覩喜不啻與百朋然僕遨遊海上已三年矣曾不邀官人垂接亦不趍謁性昂直使然也但逢黿髡庸皉呼馬牛皆應而自以

為平生得意恝如也一見明府恭而下禮有長者風不以山冠野服為鄙與之語甚懇真相器尊光自牧者也以殽酒贐返復送粒餽遙望方祝而讚讚而謝謝而陳頌詩若干在別幅詩充紙盡頌雖茂拙置之破箱以為後世子孫之所瞻仰積德也

上柳襄陽

屢蒙厚渥曲待至感至感相國之記僕垂恩顧接者盖以菲才與虛名也僕之實狀敢陳無隱非以自矜自損欲要譽於人也僕雖不自矜舉國皆知其虛名僕雖不自損舉國皆知其癡拙又何今日矜損於相

國之前而後露也僕姓貫江陵三韓時新羅王金閼
智之裔高元聖王弟周元之孫三國本史載之詳矣母
貫蔚珍仙槎張氏相傳以為漢博望侯張騫之裔未
詳其實遠祖金淵金台鉉代為高麗侍中高麗本史
詳載矣至吾曾祖而止奉翊父承其蔭纔占仕端以
病故不克就仕僕乙卯年生京都泮宮之北生孩八
月自能知書隣有族祖崔致雲命名時習作說以授
我外祖外外祖不先教方言只教以梁千文口雖啞咿
而意皆通焉故至長口吃猶不能言以筆墨與之皆
書其意故三歲能綴文言五歲者言大達文理時也

丙辰春外祖教抄句當時猶不能言外祖誨曰花笑
檻前聲未聽指屛畫花而啞啞又誨曰鳥啼林下淚
難看指屛畫鳥而啞啞外祖知其能通也故其歲抄
句百餘首唐賢宋賢詩抄畢讀至丁巳春乃能言謂
外祖曰何以作詩乎祖曰聯七字平仄對耦押韻謂
之詩僕曰若如此可聯七字矣祖呼首字可也祖呼
春字即應曰春雨新幕氣運開盖居舍是草廬堊園
中細雨杏花初拆也又曰桃紅柳綠三春暮又曰珠
貫青針松葉露如此作句不必盡失其本故今忘矣
從此讀正俗幼學字說等童穉之書畢至小學通其

大意能綴文至數千餘言已未歲讀中庸大學於隣
修撰李季甸門下與坡封之兄堣同學年五歲也隣
司藝趙須命字作說以授其始聞名于京師者此二
三諸鉅公叱隣而為之首唱也虛名騰藉政丞許稠
到廬而訪僕即呼字曰余老矣老字作句僕即應曰
老木開花心不老許便擊節嘆訝嗜嗜曰此所謂神
童也始搢紳知名屢訪矣　英廟聞而召于代言司
知申事朴以昌　傳旨問虛實能否知申事抱于膝
上呼名曰汝能作句乎僕便應曰來時襁褓金時習
又指壁畫山水圖曰汝又可作僕即應曰小亭舟宅

何人在如此作文作詩不少即入　啓傳旨曰欲親
引見恐駭人聽宜還授家親韜晦教養至勤待年長
學業成就将大用賜物還家他雜三角山詩諸無根
浪語皆無頼者所傳妄也自此歳至于十三歳詣近
隣大司成金泮門下授語孟詩書春秋又詣隣燕司
成尹祥授易禮諸史至諸子百家皆無傳授閲覽至
十五歳慈母見背鞠於外公婆公婆以獨外甥愛而
育猶子焉及丁母憂率于農莊不遣京都守墳三年
未及終制而公婆又繼捐世矣鰥爸抱病不能治家
事又得繼母世事乖薄獨於京舍與相國之聟仲善

之父安信池達河鄭有義張綱鄭師周同學相交猶
兄弟焉自少不喜榮達而且以親戚隣里濫譽爲恩
矣旣而心事相違顛沛之際 英廟顯廟相繼賓天
光廟之初故舊喬木盡入於鬼簿而復異教大興斯
文陵夷僕之志已荒凉矣遂伴髡者遊山水故人以
我爲喜釋然不欲以異道顯世故 光廟傳旨屢召
而皆不就處身益以踈曠使人不藹故或以僕爲癡
或以僕爲狂呼牛呼馬皆優應今 聖上登極用賢
從諫冀欲筮仕十餘年前復於六籍溫熟稍精而承
我宗祀僕其重矣故將仕祭先屢見身世相違如圓

鑿方枘舊知己盡新知未慣孰知余之素志故復放
浪形骸於山水間矣是皆實事惟公默志不知我者
以謂家貧落魄不能自伸故流離至此乃至以為畫
賣臧獲窮貧而來輾轉耳可為長噱是皆如三角山
詩及厭禳漢筆等浮談也且虛名為造物所忌一何
至於此極也相國不鄙僕待僕至優一如舊知乖厓
四佳琴軒僕佯顯放曠謁愈慢接愈恭至欲以勸竝
仕 盛朝念至深也恩至渥也僕亦欲與相國子弟
擇靜處讀書但今年於此洞種穀自麥至粟斗至斛
又地本膏饒垂穗頳粟以為秋穫可數十斛齋而就

于近治為相國所庇可以贍來歲今還洞見之則不
數日間盡爲山鼠所損靡有遺穗佇立嗟呼矣若匱
乏而寄食於人糊口於官脅肩諾諾以求飽啜士之
志頓墜地矣傍人復以謂窮而受嗟來之食矣古人
云老當益壯窮且益堅於僕當之矣僕之處身極為
至難而不得居於人世者有五不可焉世人見人裝
束不以心志也而無浣污裁縫者一不可也得若妻
若妾優作居計治生所絆不能於貧富自在二不可
也又安得如陶之翟氏梁之孟光乎三不可也雖故
舊見憐薦以一官秩微祿薄不能遽伸又僕性戇直

不能容於碌碌之輩四不可也僕之居於溪洞只愛
山明水麗若耕耘之事非所介懷且今歲損稼而出
洞求活人便謂如前窮迫故立身如此五不可也且
士之身世矛盾退居自樂盖其素分耳安得受人嗤
謗而強留人世乎且前日令許娉子盖見金媾夫者
也余詗知其不就僕也僕亦不欲屑屑與彼遽對故
佯乘興月下採景以觀所為果去矣聞翌日令教大
警感謝無已惶恐無地僕之今日嚮慕於相國政所
謂天馬逢伯樂而振鬣長鳴伯牙遇鍾期而撞手盡
殫實僕所當為凡諸質疑綴文事敢不盡情披膽出

洞鷽鷚三思未定噫仁者垂憐賜以顧接之至重天何不佑適為稼穡之卒痒將製長鑱用斵苓朮庶欲萬樹凝霜修仲由之緼袍千山積雪憖王恭之鶴氅與其落魄而居世孰若逍遙而送生冀千載之下知余之素志感德揮淚臨紙愴怳姑此拜聞伏惟裁鑑

箴

窮居箴

嗟尒形骸聽我言話尒性踈放尒守偏介旣謝闤闠宜當蕭灑易布以衣力耕以食勿求分外少欲知足勿諂踐履長處簡約曲肱飲水盡以歡忻不義富貴

眎如浮雲莫顏希曾不墜斯文國家之憂雖窮併憂
林泉之游雖獨宜游傍花隨柳浴沂舞雩賢聖高標
勿忘斯須刻此盤谷惟汝之寬泉甘土肥動靜恒安
和以守默靖以盤桓造物莫猜精神自完飲食壽康
志尚宜端三萬六千保送跳丸乘化歸盡永訣盖棺

養性箴

天之生我既授以命兩儀五行各遂其正復禀我理
是之謂性無愚無智無凡無聖均賦此理浩浩其盛
惟聖性者萬善自足中下不齊必養而復養之之道
惟在窮理因其物理以窮其以因其已知以極其止

止者何至率性而已窮者畧極盡性云耳率循是理
極盡涵養勿使七情跋扈肆放隱微之際愼獨知嚮
吉凶之幾知來彰往十分到處自然舒暢庶幾一生
以爾為仗

銘

環堵銘 并序

一室如窨後以堵前以壁因壁為窓明敞可愛外雖質野內則端谿佳客一身列圖書筆硯於傍名曰知命環堵仍為銘以貼堵壁

內鈍外黠小人為質外括內谿君子之吉闇而日章
的而日亡衣錦尚褧惡衣表揚無咎無譽者為括囊
翰音登于天何可長列我圖書温古勿忘勵我志氣

浩浩堅剛所以君子知柔知剛知微知彰爲萬夫之
望也哉矣夫

几銘

我憑我據我恃我依匪仁焉止匪德焉歸顧我小几
以爲弦韋賢聖是希精義入神不同淸虛惠子據梧
之蓧眞不同罷嬖唐帝憑膚於佞臣嗟介木訥庋幾
遠害戎雖微蕞而式弘大

榻銘

不華皖以餙大夫之簀不斑斕而文小戎之茵展我
土床温如陽春穿膝累脚危坐待晨窮理寄察思希

古人不偏不倚省躬惟寅從居暗室如對大賓不愧屋漏如在祭神主一無適惺惺堅硬泥團土塑廣博平正惟君子賴爾以居敬

賛

箕子賛

紂爲玉杯箕子甚患紂爲淫佚箕子極諌不聽而囚人曰可去子曰若去彰惡自譽被髮佯狂爲奴隱處彈琴自悲此情誰語千載有知我志應著唐柳作碑其文可據世雖遠而惟爾能怨

自寫眞賛

俯視李賀優於海東騰名謾譽於爾孰逢爾形至眇
爾言大伺宜爾置之丘壑之中

誥

帝誥

帝曰欽哉賚爾富貴授爾以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將相之位加以命服十二九七八珍方丈之味惟其克艱夙夜寅畏四海困窮天祿永終非爾盤遊逸豫之場乃爾乾乾惕惕罔或遑處之法宮以之之身之家之國之天下庶無內愧於胷中子佑之吉無不利萬福攸同爾念哉省乃躬允厥中予其公觀厥功慎哉

文

祭祖父文

伏以帝敷五敎有親居先罪列三千不孝爲大凡居覆載之內孰負養育之恩故惡獸豈過虎狼而微虫無逾豺獺能全愛親之性又謹報本之誠是皆天理之固然而物欲之難蔽者也伏念愚騃小子似續本支少沉滯於異端嗟迷懵而未講將修道可以薦拔悟荒說莫如輪廻壯歲仍修末路方悔乃考禮典搜聖經效定追遠之弘儀參酌清貧之活計務簡而潔在腆以誠漢武帝七十年始悟田丞相之說元德公

一百歲乃化許魯齋之風感霜露之沾濡憂歲月之逾邁驚惶無已嘆詡良多如贖尤愆倘納堪輿之兩際庶將面目得拜祖宗於九原

論

古今帝王國家興亡論

書云慎其終惟其始者言始之不謹則終至濫觴西漢創業幾乎三代然其始也戚姬專寵幾易太子呂后專政幾移漢鼎方其初基不謹童牿故至於哀平終以外戚而亡唐之初創除隋之亂跡比湯武在太宗也脅父自立有慚閨門故唐禍始於武盛於韋危

於楊妃終以宦官藩鎮而亡是以創業垂統之際不可不愼者以此也然亦必居安思危乃可能保易泰之九二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六五曰包荒用馮河朋亡得尚于中行至於否之九五曰傾否有喜上九則曰休否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聖人於大易否泰存亡之際丁寧反復諄諄規警如此其至者惟在於安不忘危也三代興亡已載聖經不可縷論至若秦政滅六國一四海驕氣太張後宮室更法制頌功德稱皇帝驅疲散之民築萬里之城當是時也不知禍起於蕭墻亂生乎無妄至於二世淫佚尤

甚竟滅楚漢爭雄之際而廟不血食矣隋廣因文帝之業國內大富以為四海一統羣雄竄跡天下億兆莫敢誰何罔圖後慮惟務逸豫浚大河築行宮池臺園苑極游觀之樂姬娃管絃盡視聽之娛罔知惡起於不見亂萌於所忽至於恭帝邦本傾搖盜賊蜂起隋家一統之業委靡顛踣以及唐室而社稷為墟矣故至今稱危亂滅亡者皆目秦隋嗚呼向使始皇煬帝研精力思圖存慮亡則秦隋之為國雖曰秦隋豈特秦隋而已哉是故有為之主致治之際先圖其所敗慮其所危必須防微杜漸勿使禍芽長於冈循然

後身安而國家可保何謂禍芽淸談高論禍之源也宮室園囿禍之基也妄崇無益禍之漸也寵嬖內謁禍之原也姦佞讒諛禍之媒也詩酒撰傲禍之翼也田獵遊觀禍之底於何校滅頂而無疑也燎之方揚寧或滅之浪之滔天寧或遏之禍不在於危而在於安福不在於慶而在於憂憂虞之際福慶之基宴安之時禍毒之萌故帝王之業莫不以憂慮而興以逸豫而亡也非特大業為然匹夫一家一身之齊不齊修不修在於方寸之正與不正如何耳故大抵治國安家以正心術為先然欲正心術必先誠其意乃可

忮足於己而我意之誠罔有自欺者則在於必先致知以格物而後理之巨細精粗可精究其本而盡其源矣故云源清則流潔本端則末整歷觀古史家國興亡之端不可以一二論姑撮其大槩

古今君子隱顯論

君子之處身難矣哉不可以利躁進不可以危勇退接淅而行非強速也遲遲吾行非強緩也聖賢之進退惟在義之當否時之可不可如何耳伊尹莘野一耕叟也方其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以為自得焉及其帝乙之三聘也見可而進而為保衡傅說傅巖

之野一胥靡也處版築操楨榦樂以平生焉及其武丁之夢得而旁求也乗時而出而作冢宰太公渭濵一釣叟也方其投竿清渭坐茅以漁者將終身焉及其逢西伯之獵也計合志同而為尚父是三人者其隱也豈欲潔身亂倫而已其顯也豈欲市名沽利而為之哉特待其有為之時沕然相合故也易曰見龍在田何謂也子曰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咸覩言遇時也至於四皓之避秦靖節之不臣於宋世我乖也伯夷去周言聖之清展禽仕魯言聖之和伊尹之殷言聖之任其為聖則一也斯

仕於秦雄仕於新出處雖殊其干利犯義則一也是
故士之去就隱顯必先量其義之適與不適道之可
行與不行而已不必去而賢就而諂隱而高尚顯而
苟且也故當去而去微子去紂不可言背商當就而
就伊傅就殷不可言奪志當隱而隱夷齊西山不可
言高尚當顯而顯呂望鷹揚不可言苟且易蠱之上
九曰不事王侯乾之九二曰利見大人各因其時也
至若巧臣貪利辭爵以要君僞士干名沽隱以避地
甚者才劣德薄為世所棄者自處窮村無吹噓之勢
有交適之實者悻悻然告人曰我亦隱者之徒是瀆

毋而效西施之嚬也何足道哉

古今忠臣義士摠論

三代盛時無忠臣但良臣而已至於衰世有直臣焉有忠臣焉言良臣者際明盛之世居吁咈之朝君臣以道相資而已故其處身也甚安其行道也甚易咎夔稷卨之類易曰與時偕行是也其次直臣者處將興之世逢有為之主其君幸有過差直言不諱以道扶持納君於善治故其處身也雖難其行道也無滯詩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是也至於忠臣則其處身行道也極難逢將危之世處顛沛之際惟以殺身

成仁見義則爲爲責而已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是也故云歲寒知勁草世亂識忠臣可不危哉古之君子必欲見幾而作知難而退者皆以是也然既已委質而爲臣則無可去之義故有先見之智然後得不臣之節有知幾之量然後守靖退之機非明哲保身者不能與此士之在世讀書就仕爲直臣也固難爲忠臣也極難古人說忠字以盡己釋之盡己者死生危難必盡臣道竭力盡己而已也不必敢忍以赴死苟且以避難也但觀其勢耳然其事之成與不成志之就與不就命也可爲之事當盡其力可行之志

當竭其誠而其爲忠也不必苦爲爲臣不可爲之事只以爲臣可爲之事盡其職分耳龍逄比干之死於桀紂職分也諸葛亮岳飛文天祥之盡節於蜀宋亦職分也何足爲異哉或曰臣之於君竭力盡忠職分也而古今太史别爲列傳以旌異也者何也曰三代以降世道澆漓臣之於君徑情直行當危不避者什無一二巧言迎意患得患失者比比有之故必旌其節義筆之華衮然後慷慨憤烈之士競赴於義樂以授命無逡巡趑趄之容有掉臂唾掌之勇者間或有出故必表而出之以警萬世然達人觀之則以爲我

之職分何必效古人然後敢為可為哉嗚呼伊人不可屢得而見之也曷勝歎哉

為治必法三代論

稱木者必稱松栢者以其凌霜雪也理直也材美也其中有臃腫者樛曲者夭枯者則焉而因其本之確也必以松栢稱稱鳥者必稱鳳凰者以其瑞世也鳴和也羽毛之鮮也其中有不時而出者鳴不和者羽毛不鮮者則焉而因其本之德也狀也必以鳳凰稱稱治者必稱三代者以其禮樂也教化也憲章之有法度也其中有中材焉庸愚焉暴虐焉則焉而因其

禹湯文武之首創大業者如天之高而不可凌也如
山之峻而不可扳也如元氣之宰萬物而不可窮也
故必以三代稱故觀萬物者擇其可觀而觀之不必
鳳凰松栢爲盡觀也法古治者擇其可法而法之不
必三代爲盡美而可法也然不法中材庸愚昏暴而
只法禹湯文武也雖禹湯文武之中亦有可擇而不
可法者呱呱而泣予弗子施之於八年功叙之時則
可施之於殘忍自私則不可放弒其君上施之於時
日曷喪百姓怨咨之時則可施之於專擅自私則不
可後世有戮君父殺身及子以有天下者如祖龍君

臣之殺子司馬炎楊廣之弑君父其餘脅制自立而謂之法三代者不必三代之罪人也抑亦春秋之罪人也人人之所共討也余故以松栢鳳凰為喻不當以松栢鳳凰為盡美而聳觀之也故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說

人才說

人才者國家之柱石也故為國以得人材為本教化以育人才為先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文王之得人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美文王之教化也至於鳶飛

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美文王之作人也今去文王已二千餘年頌其詩想其世猶髣髴成周之時教化之盛多士之衆至於如此豈不美歟噫王者得人才甚難而人才之遇盛世不易千仞之鳳不棲於枳棘九淵之龍不游乎蹄涔棲枳棘則蜩鷽可以頡頏而爲之笑游蹄涔則蛭螾可以掎角而爲之譏矣必也翺翔於積石琅玕之叢游泳於禹門跳浪之層然後可以逞其神呈其瑞而觀者莫不以爲珍異而希慶之矣人才亦然生盛治之世居揖讓之朝然後可以自盡其謀猷人謂之俊彦而得伸其素

貧之志矣苟或不然趦趄偃蹇戢鱗委翅必為讒姦
之誹毁矣且天不恪才世不乏人不適其時不可以
遠出雖遇其時亦難以自衒是故非夢賚則高宗不
能以得相不獵渭則西伯不能以得師雲必從於龍
風必從乎虎雖各從其類見龍在田飛龍在天皆言
利見大人欲遭遇其可進可見之時也如不得遘聖
哲猶不能豫況其餘者乎觀諸古史歷歷可詳周之
衰也孔孟以聖智而棲棲四方削跡伐樹所如不合
竟老于行西漢董仲舒有大義而莫伸其志賈誼欲
更化而卒被貶斥東漢賢士皆遭黨錮晉室高人競

入玄虛唐韓愈自比孟子猶竄南荒宋之君子得聖賢之心法傳不傳之道統非惟不能行道而已或指以僞學或斥爲邪黨非惟呵斥而已至於鐫之於碑弄爲優戲是皆人才之難遇於時非人才罕出於世也嗚呼爲梓匠者苟能捨短從長則木之大爲梁棟細爲榱桷椳闑扂楔欂櫨侏儒扶蘇之莖札片之飛可用者皆美材也爲醫師者苟能置反用宜則藥之鍊爲丹丸劑爲湯散赤箭青芝牛溲馬勃仰天之皮野乾之堆可命者皆良藥也爲人主者將欲善治知人能任則高之爲將相卑之爲庶官雖耕稼陶漁置

免飯牛鼓刀胥靡之儔皆良士矣何患乎代乏人也不然雖賢人君子處下位居汙官不能自奮執籥秉翟而矜其錫爵荷戈與殳而歎彼侯人矣安能騰踔於天衢變化乎風雲得奮平生懷抱之才之氣也哉

名分說

名分之於人大矣哉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高下以陳貴賤位矣言名分之不可僭也何謂名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庶人是也何謂分上下尊卑貴賤是也既有名分矣又無禮節之則紀綱法度不能自守名分之實徒爲虛器而莫之馭矣是以天子制諸侯

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馭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頭目之運手足下之事上如枝葉之衛本根然後上下相資本末相持以之為國而國自治以之為家而家自齊由是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長長幼幼而百令順矣衛君待孔子而為政必先正名以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民無所措手足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名之不可濫也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言分之不可陵也天地定名分聖人修名分古今史典正名分不許紊纓謹名分也

狗尾續貂則混名分也狩于河陽傷名分之誤也侯以不義則違名分之實矣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辨之微也吳楚之君不預衣裳之列防其漸也不書即位罪其專也王不稱天貶其謬也春秋始於隱公史編起於三晉可以見聖賢造端托始謹嚴之微旨而名分之定于一不可造次顛沛因循苟且以故爲舛錯也

辨

異端辨

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猾夏則膺之夷

狄之猾夏不在於姦宄而在於巧言佞色以誘之兵法所謂文伐也佛者之徒論緣業巧言也疎世綱佞色也中國之夷狄不在於左袵而信其言佛其性脅其威以依歸之者是也況佛者夷狄之一法耳佛之死也已二千餘年而莫有滅沒其迹者以其誘愚而愚之多也地之相距十萬八千也而宛在其傍者以其誅迷而迷者衆也苟有達人窮理盡性而闢之遠則不湮於彼矣有達人高士湮於彼者以其或有不幸也不幸者何國危身窮則投之志大才劣則投之勢困事迫則投之氣節無聊則投之放逐憤惋則投

之是皆高明者之所為也見其如此於是窮者困者勞者劣者不肖者愚者詐者巧辯者佞者暴者賊者被讎者被誣者皆得以入而有自活焉至其人主者則怠者驕者劣者聰者庸者惛者闇者愚者皆可以入於其中入於其中則如顛者之復踼踣者之復躪不能自躋也而七顛八倒則復求投於彼乞靈於彼彼為之大言以誅之小言以誘之矣如之何不騷騷然入於其中哉故子不語恠力亂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苟勿言其言勿事其事邪說無隙而入何媚之有故先儒云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

誌

宕遊關西錄後誌

余自少跌宕不喜名利不顧生業素欲放浪山水遇景吟弄一日忽遇感慨之事以爲男兒生斯世道可行則潔身亂倫恥也如不可行獨善其身可也欲泛泛於物外仰慕圖南思邈之風而國俗且無此事猶豫未決一夕忽悟若染緇爲山人則可以塞願遂向松都登眺古城徘徊墟里宮殿陵墓鞠爲梧楸禾黍寧不感乎又登天磨聖居以觀衆峯巑岏之狀瓢淵湫瀑之雄而入關西逾岊嶺之險涉浿水之波以觀

箕都井田城郭之址宮祠廟觀之壯人物之繁華桑麻之蓊鬱可想殷之宗子餘風由是而遡薩水之涯入安市之城隋唐攻戰之迹依俙然慘烈徘徊踟躕足以激千古之恨又登香嶺南望渤澥島嶼之縹緲北眺朔漠山河之險阻坐巖高伴明月見松櫟參天蔬菌浪藉鳥獸之奇恠草木之精華皆使我欣然吟哦或題樹葉或書巖崖還于蓬廬翛然默坐煮茗茹蔬足以遣慮而忘情矣若吾在宦途欲窮此清翫不可得也嗚呼人生天壤之間戚戚於名利營營於生業以困其身如鷦鷯之戀苕瓠瓜之繫樹豈不苦哉

是爲志以激俗士天順戊寅秋山人淸寒志

宕遊關東錄後志

我國地雖偏狹山水淸麗達人君子之所景慕者也夫子欲居九夷俗語中國人云願生高麗國親見金剛山以其泉石蕭爽可滌鄙悋之育故也余自關西又入關東遊金剛五臺以尋形勝山形奇詭溪色玲瓏以至開心之飛瀑楓嶺之白石鳴淵之渟泓皆可洗人心目而洞深樹密俗子罕到則五臺爲最又江陵東域鏡浦之臺寒松之汀乃仙子之所曾遊戲處也適是日雲收風止天淸海淨鏡空無際極扶桑之

隅壯心目之觀以吾身擬之正蘓子所謂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者也所恨為同伴所牽不能湖遊國島三日浦叢石亭後日重遊必先見此以愜余今日之懷殆亦足矣所謂浮雲蹤跡倏忽東西故致然耳庚辰秋九月清寒志

宕遊湖南錄後志

余旣遊關東又抵湖南喜見老梅踈竹冬栀猗蘭橘柚秋熟樝栢冬青亦一勝觀也至於柿栗薑綿海國諸珍乃百濟所賴以富者也其泉石之勝蓋蔑如也湖則碧骨律湖今已涸矣而所瀦者污萊數頃而已

且居民之實物產之富倍蓰關東此百濟之所恃以強而所驕以亡者也至今民俗強悍見鬬則不能屈下思欲圖報此百濟之遺風也但 聖化融洽仁澤滂沱人人進學變強剛之俗為孝悌廉恥之域代出良材世輔 王室邊境無虞狼煙頓息此 聖朝至治之瑞也癸未秋清寒志

遊金鼇錄志

自居金鼇不愛遠遊因之中寒疾病相連但優遊海濱放曠郊廛攀梅問竹常以吟醉自娛辛卯春因請入京壬辰秋隱城東瀑泉精舍卜築終年云癸巳春

清寒志

雜著

或問祭天禮星清寒子曰敬天者敬其在我之天尊星者察其星物之變此古昔先民謹天愛人萬世不易之定理也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傳曰神不享非禮安有以天星之尊而受非禮之祀乎且貴賤壽夭命係於天貧富吉凶運關於數固知祈而不能免禳而莫能防也如桑林金縢之祝非若後世悠悠之輩妄惑長生錫福之說以貽天下笑也秦皇以百年

作萬年計冀欲不死封禪于山岳求藥于蓬瀛而卒
不免沙丘之厄梁武以此生復有他生冀增福慧齋
戒于淨居捨身于同泰而卒不避臺城之殍是其龜
鑑也天形
周衰以降秦晉及隋專尚浮虛咈亂天常大道莽蕩
人紀紊亂其善詼諧者談不經之說以駭人耳綴奇
文者著荒唐之書以誘民心使勞傷之民益蕩其志
使傷世道者喜清高之語經患難者信解厄之術愛
放曠者嗜逍遙之遊好逸樂者貪神仙之境不知命
者信却老無智辨者崇玄虛滑稽而迅辯者為之主

怠惰而放狂者為之奴去國而亡逐者為之輔毗俗而蚩蚩者為之使如之何其不惑乎 壬辰

性卽理也天所命人所受而實理之具於吾心者也子思之言天命孟子之言性善者是也彼告子之言生荀子之言惡楊子之言混韓子之論三釋氏之作用皆以氣而遺其理也 性理

或問老氏修眞之術清寒子曰其養性訣曰夫養性者莫久立莫久行莫久坐莫久臥莫久視莫久聽其要在存三抱一三者精氣神也一者道也其言雖近寂寞閒淡若以收視反聽瞑目窒口為極則為人之

類如未化之螟蛉蟠泥之螺蛤何以言具理應事為一心之全德直內方外為一身之行業乎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無所偏倚謂之和聖人之中和也顏淵問克己復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伊川仍作箴以自警焉若玩味此箴養性之方莫過於此可知神仙自保其身而無益於世道 修眞

修鍊龍虎長生之術雖非至理有是驗也然壽夭長短有定數豈可偷生而可安聖人作易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安可此生之外復偷他生乎 龍虎

鬼神者正眞之氣運化兩間下祐黎民上順覆載故立祠而禱之非懼威靈也盖賽其功德也人情詐偽黷于祭祀蕞彼妖物依彼叢祠邀民牲醴擅作威權非有至人焉知其偽故玄中記云自稱山嶽神者必是蟒蛇自稱江海神者必是黿鼉魚鼈乃至門戶井竈破器之屬假形為魅皆稱為神驚怖萬姓可怪也哉

鬼神

人得無極之眞二五之精而有數數生焉則有窮通有否泰是以處否則致傾否之喜居泰則謹城隍之危動與道合不失其運靜與理俱不失其守夫如是

則卜命者乃戒謹預慮之道非一期偷逭之術昔嚴君平賣卜於成都與人子止言孝與人臣止言忠今也世俗浮靡賣卜諱其凶否而揚其吉泰問卦者怖其憂虞而冀其亨濟擬欲以己命侔於古之吉人則終不知命而卒陷於危亡也悲哉 弭災

浮屠氏言心性但指虛靈寂照者或謂之心或謂之性故云心空性空而已豈知性發為情情須中節心發為意意須誠實 雜說

浮屠家教是方便權實並行禪是直指純是實語如千劫修行及三世因緣與依正二報土天堂地獄並

是虛設令人感悟畢竟誘兒黃葉怖兒鬼虎乃至神通變化亦是與兒戲謔止啼作傀儡棚戲耳是故十二部因緣譬喻等事皆非佛真實心中所說故達理者詆笑亦自云自從鹿野苑終至拔提河於是二中間未曾說一字但曲循機宜耳 上仝

生六臣先生集卷之六

生六臣先生集卷之七

秋江遺稿

賦

屋賦 朱子以身比屋以心比屋主余嘗反覆索翫心既為主則外物為客矣立主客之說

一陰一陽兩儀闔闢雷霆風雨之鼓潤寒暑日月之綜錯磨盪乎五行陶鑄乎萬物屋於其間塊然其出西峙靈臺北鎮安邑模樣乎威儀之三千丹青乎禮儀之三百義為其路道為其基有皤皤翁頹乎其中為其主之受上帝命性得無極懼厥初之或戕日孜

孜而修飭命四勿以司灑掃之任使三省以戒穿窬
之盜剪荊棘於庭除去污穢於室奧顏伯訪而閉戶
以斥之女色來而鎖鑰以却之凡皷搖之外物期不
屨乎我闥庚使茂如其松苞如其竹鳥鼠攸去壁蝎
退迹雨而不能漏風而不能拔客有領賊千百者伯
夷矛戟盜跖琴瑟施施然從外來浸浸然誘主人翁
曰老著絶學莊說胠篋車輪死生何有於屋舜爲茅
茨紂爲瓊室回也陋巷石崇金谷或聖或愚擾擾不
一身一歸土兩墮亾羊子之於屋神何太傷請與子
膝橫瑶琴手携鵝黃卧章臺而不返誓不悔於荒亾

屋之頽矣胡戀眉眉不然當脫身於江湖寄迹於泉石沙鷗以飄蕩雲水以瓠落安用雌伏蝸室謬自有室乃命成者百餘槷翁之手擾翁之坐相與起而爲東西南北之客也翁猶背不移席高卧責客曰厥初皇天之有命俾須臾其不離儻余捨而從汝屋將傾而誰支自靑陽而修治曁黃髮而矻矻功幾就於廣居胡中道而改轍汝不知手屋其磊開夏商顖顖屋其荒凉漢唐草草一其修矣賢如閔曾聖如孔子一其壞矣愚如赧王姦如盧杞屋之輕重如是而與汝去屋於千里之外罔象與戲諸魑魅與充斥悠悠踽

踽喪盡光陰而不復則屋將堂室壞矣庭戶埋沒糞
泉所聚谽谺所窟天地厭之鬼神罰之龍氣以擾之
雷火以危之胡不慮此誘我支離一室之內有以自
娛何必與汝而遠適且汝誤矣偷囊顛倒遍走寰區
以為快乎之東所見者只東之北所見者只北之楚
而見不及齊之胡而見不及越豈若吾不出庭戶直
遊六合大莫如吾小莫如客客其去矣不復覆閾客
乃徘徊逡巡不忍凌去復進而為之告曰子何執一
膠柱然矣翁不信我請質至理渾沌不能修渾沌兩
儀不能修兩儀且不知天之於萬物乎方春與夏物

物紛霏艶如桃李香如芝蘭潔如梅花芳如杜若雅態如蛺蝶繁聲如螻蟈機巧如蜘蛛知時如蟋蟀至如巨者細者亘者曲者長者短者黒者白者繽繽紛紛現形坤元至秋而冬卒爛熳而歸根如人以生為春以壯為夏以老為秋以死為冬其夏及秋謾把虛名一為堯一為跖水旺陽月顓帝行威同封馬鬣蜉蝣一生善惡俱虛聲不須遠色不須祛屋不須治窩不須鐍子何没駢戲疣削性繩約如味如嗅如貪如嗔如淫如驕如怨如想如富如貴如利如名者掩而味之窣而梏之翁艴然曰天之授我惺惺者治汝與

成也忽焉照玉臺之鏡扳鏌鎁之釼執其客數其罪
曰惟汝侮主譎而且險将鋪張莊叟謬悠之論常壞
吾儒者之敬子驅主於放曠者汝也壞我墻屋者爾
也用事於秦隋秦隋之政大壞鴟張於五代五代之
禮慘酷爲儒者交眞儒不作爲相者友眞相不立致
使千載吾道茅塞汝之爲禍大而且憂我欲唐虞與
爲朋祿老與爲游綢繆吾之户遠汝之竄爾胡趦趄
接閒欲欺我不汝殺汝必我殺乃斬首客衆成褫魄
復卧坦腹俯仰宇宙一屋其潤萬理其富傍有大宗
師其名曰無物下於六極而爲深先於大塊而爲高

爲河圖洛書之祖而不爲老刻雕衆形而不爲勞相
與逍遙乎無何有之鄉廣漠之域屋乃乾坤翁太極

大春从木賦

夢余乘蝴蝶兮飄翻翻其上征令凍雨灑塵兮使飄
風戒行過銀河而牛斗兮歷大微而帝庭仍大人於
九霄兮雙眼爲余而青余乃揖而宿之敬而神之載
前而致辭曰余生下土幾三十春居閭處獨孤陋寡
聞世界之外幸逢異人盍教異辭慰我涸鱗大人聞
言而眷余留至貴之奇説言有大而無當猶河漢而
無極逕古之初有大春者其生其長曠邈之野霜皮

澑雨鐵幹剥落蟻穴百圍之根鸞棲萬丈之葉雨師
掛天瓢雷公藏霹靂敷榮造化之功扶持神明之力
以一萬六千年為春秋以八百四十二月為朝夕茫
茫堪輿人世遞代惟春獨立閱幾年載藍雞旋磨陰
康大庭之沿革也蛟蜃交雷軒轅涿鹿之戰伐也杳
如兒戲包羲八卦之畫也蹶如歷塊共工不周之觸
也視如彈丸女媧之鍊石也視若蓬矢后羿之射日
也杯水覆堂九河湊矣半顆崩頹砥柱折矣俄頃瞬
息夏五百籙矣若朝若暮商六百曆矣文武道喪周
東轍矣齊晉交霸春秋作矣觀天地之變態方與無

極而爲鄰羌風霜而不凋芳歷萬古而長春若夫蟪蛄春生而夏死朝菌暮生而朝衰曾春秋晦朔之未識芳豈大春長年之可知玆其爲大小之辨芳黃帝之所聽瑩而衆人之所共嗤也余聞而疑之又從而詰之曰子言大矣聞者皆驚愚見異是子其試聽洪勻肇判奇偶以成品類亭毒有萬其生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有小有大有短有長有多有寡有存有亡非喪無得非弱無強非死生無榮非晝夜無先惟大小得喪之一體芳亦晝夜死生之一理道無往而不在芳曾何辨於彼此是故至道因是大觀齊物天不能

驕乎地日不能傲乎月飛不能笑乎潛動不能多乎植孰指而為非兮孰指而為是堯桀皆土兮孔跖俱死莫大於秋毫兮太山為小莫壽於殤子兮彭祖為夭鳳凰增擊而高逝兮鴟得腐而仰嚇鯤鵬九萬而圖南兮鷃蓬蒿而自得亦各遂性兮其義一也而況天之生物因才以篤覆之非讐培之非德始得理而俱生竟與化而俱滅菌小年而何損春大年而何益知小之可安兮高大之可忽知死之可輕兮長年之可却吾以子為異之教曾說大春而已吾恐造化之本意在此而不在彼也大人曰咈達士因辭而求義

賢人聞一而知十余初托漆園之滑稽以寓夫至道
之玄密何子見之凡庸無反隅之知識反挾堅自逮
鳴強攄愚小之抱變風止乎禮義大春可以喻道蓋
其至人無已神人無爲亾我喪我無是無非乘六氣
之正理知天地之玄機得至樂而遊至樂澹無慮而
無思亦何異於大春超氛埃而獨奇縵者懷憂窖者
繫俗惴惴縵縵怮怮悍悍畱如詛盟散若機括托眞
氣於守勝終寶寶而老洫何所見之偏小類朝菌之
晦朔是故賢愚不齊大小異級愚於賢何知小於大
何及辨乎榮辱而已宋榮安知列子之御風止於免

行而已列子安知至人之無功且如三皇繼天五帝立極巍巍蕩蕩濊濊穆穆放勳安安重華大智禹受舜禪湯革夏季有德有壽有名有位四岳九官之輔翼伯益阿衡之左右作新民扵鼓舞措天下扵仁壽名與日月而齊明德配天地而并久彼昏不知背繩墨而追曲甘自暴而自棄頹為世之大戮與草木而同腐名不傳扵後日是故堯舜異扵跖蹻為善異扵為惡子驅而同之甚癡且惑嗚呼太上立德所謂大春下愚不移所謂朝菌然則斯春也豈獨莊叟之逍遥抑亦有關扵斯文余聞而奇之再拜而謝之曰僕

本鹵莽術業蒼黃問以方外之說得聞爲學之方聞
小聞大又聞聖人之異於尋常也俄欠伸而倏悟但
落月之空樑

玄琴賦

洪勻初轉流不含氤氳發育同而化正聲生兮歌頌
興律呂肇於阿閣簫笙琴瑟之名數待聖人而迭作
自軒轅而堯舜八音遍於九州玄鶴千年而一下鳴
含元之殿頭麗王象音而剏物運神機於宸衷制爲
樂器曰玄琴聲南山之孤桐重八位而置卦十有六
其胎回六絃配於六氣三柱絲於三才興當日之禮

樂至聖明而益開聲音雅而軼古后夔生於金枝執
玄琴而聘名推西湖而爲師惟西湖主人風儀簡重
骨法粹美生知管絃擺師襄指羽調壯項王躍馬雄
釼腰鳴大江以西攻無堅城慢調閒錦里先生草堂
日長山妻撥灰芋栗馨香平調和洛陽三月邵子乘
車百花叢裏信轡徐徐界面調怨令威去國千載始
歸纍纍塚前物是人非至若栗島鳩鳴楊花日晴朱
門面江十里春明結芳草而籍蕙攘皓腕而徐彈宮
音紆遠而百耳傾魚龍出聽芳共成歡若復百花飄
綻近秋社千江始壯木葉下登白蘋而撥絃逗秋雨

於曠野吳質破眠日烏離棲玉兎却立姮娥啼蠶嶺峩峩上有楓林商音一曲傷秋心樂半有秋江居士揖主人而言曰美哉渢渢廣矣熙熙直而不倨和而不弛然亦知夫審音格律之方乎宮長尊君商微抑臣徵短者事角卑者民順宮者四端爲仁二氣爲陽五行爲木四象爲剛辰爲子月律爲黃鍾其在易曰爲乾於人堯舜羲農變宮者四端爲義二氣爲陰四象爲柔五行爲金辰爲申月律爲夷則易布卦而爲革爲湯放與武伐主人再拜曰諾耳聞道存師汝昌言

詩　五言古詩

酒箴 過酒失儀而作

初筵禮秩秩賓主戒荒嬉升降固有數進退抑有儀
三盃言始暢失度自不知十盃聲漸高論議愈參差
繼以恒歌舞不覺勞筋肌筵罷馳東西衣裳盡黃泥
馬首之所向兒童拍手嗤終然顛與躓而傷父母遺
非不知酒禍顧自甘如飴亞風戒於書賓筵播於詩
揚雄曾著箴伯有死於斯胡為此狂藥失德常在茲
酒誥在方策宜念以為規

與友人乘舟渡毛浦登狎鷗亭

雪牕王者孫(秀川副正貞恩)篠叢湖海客(南陽吏洪裕孫字餘慶)吾宗步兵賢(叔父慄)吾友隴西傑(竹蹊李尹宗)僧無禹作九(僧草雲海月楓崖禹善言)此會無宿昔相將渡滄江隔林聞畫角風恬桂棹短萬頃琉璃碧繫舟此登亭村酒聊細酌云是相公亭飛甍掛室壁周章看壁詩一一騰鸞鵠胡琴羡一聲俯暢鷗可狎須臾大江風怒較百丈立篙師告我行不去風愈惡蒼惶理舟楫坐中皆無色君不見人生必有死百年駒過隙冥靈雖大年竟與化俱滅亦何異朝菌生不知晦朔鯨呑不復知惡浪何嗟及況復開口笑一月不再得為我夏須坐聽我歌一

關雎然哀生歡亦勿太樂極

謁箕子廟庭

武王不憎受成湯豈怒周二家革命間聖人無悉九
狡童逞驕淫不我聽嘉猷家亾道不亾爲周陳九疇
洛書道有傳彝倫明九州乃知道公器傳受無親讎
小人張瑾者平地生疑謀以師武王事指爲黃泉羞
蚍蜉撼大樹蟪蛄昧春秋故都麥漸漸淇江流悠悠
田間遺井畫大野桑麻稠人庵物情孚至今禮樂區
西遊謁祠宇神靈儼若畱

聞子挺安應世號月牕妻閔氏訃自子挺秉化嬰疾沉綿十八月而沒

烏鵶啼滿林鳳烏不可畜一舉一萬丈風翮不可逐
鳳鳴守孤棲午夜風破肉哀哀百鳥羣有聲動地軸
寧捐一烏命忍堪百年獨冥隨其鳳去有雛在空谷
千年女英是苦淚遺斑竹棠梨日陰陰杜鵑晴晝哭

遊天王峯

子羡入青城不唾青城地身為方丈客敢作怠惰意
斷酒不茹葷達曙坐不寐凌晨上上峯天王神宇邃
傍人疑不拜媚神寧無愧泰山過林放神肯要酒食
令風收雲霧使雷驅魑魅龍伯淸南海馮夷呈祥瑞
山海歷歷數可以展淸視人間世界廣頭上白日駛

未汲方寸功百年如一醉儒言明明德仙言治鼎器
老言守玄牝佛言脩不二紛紛萬說者孰為蒡一義
登臨益慘悽永痛朱公思

送東峯悅卿歸關東悅卿載六經子史涉關東山水末得黍地資耕力以活無復還鄉之意余持薄酒握手嗚嗚以為千里無相見期之別

許由入箕山淸名與世隔非薄帝堯德偏成山水癖
況當聖明時不喜風漢客行藏有定命得失何慽慽
終風十二街莫非狐兎迹人寰世味飫關東山水僻
山峻秀長松水淺擊小石千秋令名昭事與雲水白
我來貧薄酒談話供燈夕刺刺不能别有懷何由釋

儒釋吟

萬像各散殊古今爲一馬若求枝枝同非知一本者
黑白不同色儒釋各異跡云何張商英援儒以附釋
剜方以爲圓瞽說汚仁義要知同一初七聖皆迷地
玆地豈易言歸各守其雌會須入具茨方得釋汝疑

病中作輓歌四篇謹逹佔畢齋金先生 宗直

兩儀未判前道在無名朴太極旣動後萬事浩無極
由玆好惡生以是機心蓄莫不惡貧賤抵死營爵祿
至於生死關達人免不得牛山歎落暉句漏求丹藥
右軍悲彭殤屈原傷逖逖王嘉擲藥危鄒陽懼梁獄

貪生古來然余亦諳世俗陰符經內事一一習鬼谷
庚幾彫三光與帝驅齊速佳城馬前至姓名墮鬼錄
螻蟻入我口蠅蚋嘬我肉新繩束我腰弊苫蓋我腹
五女索父啼一男呼天哭僮來奠薄酒僧來祝冥福
經師斬草祭紙錢掛林薄香徒塵老骨十杵齊聲等
是時余何心混沌七竅塞在世欲生心與化歸寂寞
孋姬悔來泣弱喪歸故國昭文不鼓琴師曠不技策
生前開口笑孰能並此樂但恨為人時慘慘有六厄
貌醜色不近家貧酒不足行穢招狂號腰直怒尊客
屐穿踵觸石屋矮椽打額

人生朝露晞日月頭上逮千年鶴歸表有塚滿城郭
犇犇征途上孰有長年客司命収我壽猶鼠奪我食
巫師分我衣他人入我屋鍊室遺鴻寶文房有書冊
老母撫屍痛親朋執引奕相送南陽阡凍屍直如木
草草魯酒奠酹我入新宅九泉邈萬里茫茫與世隔
上天無聲臭高廣且寥廓至隱聽不聞至微軌不搏
鬼神合吉凶四序同消息在世好惡念無一掛胸臆
巫陽騭我忠上帝悅我才龍伯駕文鯉雨師開塵埃
雷公清道路逆我華陽來詔書紫泥封照耀秋江隈
天上榮觀至人間九族哀室人就柩前匍匐奠單杯

謂我歸重泉食飲焉托哉焉知死後樂勝於生前突
余嘗爲人時舉世嘲散材賢人憎放浪貴人陵傾頹
窮鬼逐猶隨孔方絶不來三十六年間長被物情猜
今夕復何夕立我蓮花臺彤庭赫弘敞秩秩九賓開
湘嬪歌鹿鳴虙妃彈南陔簫管混希夷紅雲盛金罍
陛陳彤弓弨承筐玄幣回玉皇向我笑羣仙擁徘徊
承恩一朝間聲名振八垓冥福誰我并毋爲我傾財
仙曹項曼都堪笑妄庸人君看火食者孰有不死身
昨宵彈琵琶清聲徹九旻今晨四弦斷卧我寂寞濵
禿筆罥蛛網枯硯没黃塵空成蒿里詞路左挽紛繽

黃雲凍不飛素車驅轔轔伯叔挾路隨歎我未四句

宿江浦蘧廬與書叔度分韻

學要無所為道在不見聞不須務彌明不須務壓人
要扠腔裏心形外馳紛紛澄江開古鏡白月圓如盆

三日浦有懷四仙

茫茫宇宙內誰是四仙居石立千年骨雲護六字書
江風入牙頰木葉蕭蕭下冉冉經遊間孰無玄牝者

同叔度分韻

高人慱今古詞源倒三峽頗識乘除數陰經已兼涉
才俊不得施君恩薄如葉目課不平鳴夜雨燈火濕

貺今　聖明在好作非熊獵但期渭濱遇莫使彈長
鋏
一世幾可人吾友一二數但嗟世事遠未得尋常睹
詩仙安子挺已作鷗鷺主物外清寒子近間參佛祖
談詩惟叔度竹簷風化兩詩成要子來博山香一炷

紀行七首

當年普賢院遺事問父老百官沒魚腹往事何草草
清川蒲柳鄉落日牛羊道西風吹馬鬣弔客空潦倒
故闕何年廢蒼松過十圍東池與左藏衰草處處疑
龍孫已朝天鵠嶺空晚暉七廟委黃壤無由見玉衣

橫空二石橋名傳吏兵部肇搆全盛時摧頹百年後
當時誤國徒亦有調羹手皆由此橋行可敬亦可醜
遊仙紫霞洞仙去樵牧場王輪半頹落丈六啼陰房
落日照紅葉馬鳴松風長尋詩坐到夜古事成悽凉
清凉一峯秃上有不長松蒼石危欲落荒苔封萬重
登臨青海濶日脚相撞沓人寰邈無涯蕩我塵土腦
憶昔正陵初玆階朝百官豪華百年後古物獨石闌
陵前野人耕陵後落木寒摩挲牧隱碑不覺涕汍瀾
臨江甘露寺高閣已半摧僧殘方丈空世尊亦塵埃
中宵月滿江萬頃琉璃堆鐘鳴梵香淸客思轉悠哉

七言古詩

見朝日有感

扶桑東枝朝日紅弱水西邊落日濕羲和叱馭不停鞭男兒壯圖何時及古人成土令人老纍纍塚前塡秋葉淚流牛衣濕已盡憑驢白頭彈長鋏

東皐雜詠

藤篋藏書

無名朴散混沌死道自聖人舌上起一二三四及數盡千卷萬卷經與史靑燈細讀忘餐飯左右逢原得一本始知黄卷爲筌蹄藏在古篋長下鍵

蒲園春睡

繁陰漠漠柳絲斜花壓欄干耀日華有才不展不如睡蘧蘧化蝶尋春花冷然喪我隨飄風手摩列缺超鴻濛堪笑少年習氣在歸途訖見姬周公

銀鐺煮茗

曾向世間馳東西十年枯腹飢鳶啼呼童煮茗暮江寒醫我渴肺心火低百慮漸齊虛室明日長烏几収視聽東華門外競是非吺吺聒耳不聞聲

五言絶句

次正中 秀川正貞 恳號月湖 韻

篆空南去鴈浮碧北來舟捲網投漁店蘆花細雨秋

題德優辛永禧草亭

石鼎黃粱熟荒庭蟻戰酣倦來成小睡䰟夢到江南

留別吳誠之

白馬江南地逢君半月城挑燈聽軟語虛白曉牕明

書順天冬栢院樓

雪染潘生鬢天寒季子裘幾年南北客今上仲宣樓

祥原郡次枕屛三笑圖詩原韻遠公細而黠破戒非不知暫寄虎溪興欺一謾措大癡

小年昧大年小知迷大知題詩亦措大安知陶陸癡

七言絶句

與安詢夜雨話舊

剝啄門前逢舊知談雷一夜雨絲絲十年兩地成何事當日兒童亦抱兒

月溪峽逢雨

水北石山秋後樹水南茅店午時鷄蹇驢古棧斜風勁細雨踈踈渡月溪

書箕子陳洪範圖

六百年華瞥眼過商王元子痛亾家要知陳範非吾意爲見漸漸麥穂歌

扶餘懷古

天政臺前宰相名唐羅兵下幾人存吞聲忍見青衣
酒可愧落花巖下魂

南陽花梁營中感興二首

尼聖亦吟匪兕歌梁鴻安得穩居家青牛跡遍天東
再四十光陰瞥眼過
飽向人間聽是非黃塵撲面壯圖違楊雄不語嘲誰
解瘦骨成稜舌本肥

書光陽縣壁

鳥鳴春暮聲多少衣食驅人到海頭生計腰間惟秃

筆孰能千里慰余愁

征夫怨

朔漠王庭眼底空吴鈎新試白龍東男兒國耳無身
命戰骨甘抛草莽中

塞北秋高月満空年年鞍馬任西東令嚴萬幕平沙
夜部伍相招鼓角中

哭安子挺

緱氏山頭鶴駕歸秋江簑客淚沾衣悲風削樹西州
舍紙帳沉沉錦葉飛

寒食途中示正中餘慶

十載清明杏酪寒百花消息雨中看臨銅白髮沾三

四烏兎無情短布單

與正中餘慶宗之（姓李）君饒（權景裕）德父（禹善言）賞

杏花

駒隙生涯苦不多登臨心事約看花花今浪逐輕風

去老子明朝獨奈何

東峯求無絃琴使蒼頭歸之

無媒逕路樹陰陰松月窺簷白竹溪琴到無絃聽者

少古桐橫在五更心

扶餘懷古

成忠一上獄中書白首丹心老有餘眼掛東門終不
瞑會看歌舞化爲魚

熊津院遣興

一方春色來天地江觸石磯碪杵鳴少歲賦詩多取
謗晚年行館不題名

靈顯庵隷業

不識治心是道根鏤氷工巧謾攻文何功更得奪魚
竗十載光陰浪負君

七月騎牛由田間入鴨島

辛壬強飢僅存命此生復見大豊年青蓑牛背手周

易和睡經過稷穗邉

自詠五首

志願成灰髩欲絲飄零惟有袖中詩早知道學當年
病寧拜芹宮訓詁師

山蔬甘苦食相并兒子呼飢粥未成無識孟光加慍
語梁鴻安得定中情

達道子雲著法言生憎屈子反離騷雖然投閣求生
辱千載何如溺死高

退之刻意如夫子顏氏簞瓢意若輕當日上書人不
齒至今畱說四科名

胡廣中庸世㝎賢六朝丞相萬人先當時自笑西山
餓免後謟名汚幾年

杏花節乘月從忠世登小壠杏花下坐戱

携兒散步歷山陂紅杏梢頭月午時半夜心隨春意
動臨風折得冣繁枝

西湖

秋江秋興蒲城酒明月一船釣一竿釣罷月傾江夜
黑微醺初醒肺肝寒

感興二首

柴桑隱者無絃曲誰識如今夢一聲十載光陰調鼎

裡烏巾空復五湖情
梅福無心釣世名枕中鴻寶要毋成何人爲酌河梁
酒細唱驪駒慰此情

五言律詩

登洪州山城

荒村鷄犬聲起我旅人情海濶知身小雲收覺眼明
山風吹宿草斜日下高城濶渴糟糠在無勞事遠征

次君度書壁上韻

非才賭物議嗜酒乖人情鶴失千年表鵬蹉萬里程
投閒山寺静乘醉野心生覓句無奇絶香盤已五更

甘露寺次子惕書壁上韻

北固山前寺人傳形勝區得霜秋葉老因雨暮雲稠
亂嶂青螺髻寒江碧玉流重來看不足隨意更登樓

江南寒食小雨

柳綠梅初綻春風燄更新凍雷驚草甲微雨濕輕塵
衣食催雙鬢艱虞萃一身江南寒食日吟卧病風人

七言律詩

送别商卿奉使嶺南

曾於嶺外訪羣仙馬首奚囊並海邊滯酒海雲基臺上
卧尋僧青鶴洞中眠使華旌節今千里老子情懷已

五年君去應援我陳迹烟花春境記余先

别金意同誠之歸南原次林天章韻

屈子當年賦遠遊帶方風物錦囊收桃花驛路明於鏡藍綠江流淡似油人事自生今日意春光何異去年幽相將別却長安道恨不連鑣到汝州

贈洪精孫

鴨島蘆沙白鳥飛青蓑蒻笠下綸絲村醪潑潑春浮面麥雨紛紛暗濕衣白眼十年觀俗子桑鄉一日贈君詩年年江上交相好不受當年下石譏

送楓崖嶺南

歲暮繁霜染綠橙蕭條行色冷如僧曾無桐樹留鳴鳳更有南溟引大鵬促膝劇談俱遠意啼窓夜雨濕青燈渭城一曲不堪唱欲寫新詩愧不能

登松岳故王氏宮墟

故都無主瘖烟冥過客登臨感淚零德廟鳳飛今幾歲舍元鶴去已千齡清川繞砌前朝水老木參天此日青三十代傳人物盡空餘蓑草滿毬庭

在開城寄女壻和叔

賓鴻將子度崔嵬洛水溶溶兩岸呇過眼幾亭幾驛路思家一夕一千回愧余守業非眞逸望子治經似

勉齋三字符中須着力區區詞藝反如俳

朴淵

日隱西岑生暮烟一潭澄碧玉峯前垂天白練三千丈愧我塵寰二十年葉落梢頭紅錦亂龍吟泓下疾雷傳林間無數晴陰態病客神清骨欲仙

書義相菴子

人世沈沈地獄溪趺跏何事念觀音求名宦海風波惡把釣秋江瘴濕侵欲理性情遠世教謀營生産累初心不如手執叅同契入卧蕭蕭楓桂林

密陽嶺南樓謁佔畢齋

甑峯道士下青牛紫府仙曺冠佩稠千載一人金佔畢百年勝地嶺南樓城根浪打寒潭秀沙岸霜凝栗葉秋聾耳漸明歌管發他鄉聽樂揔堪愁

馬上口占 進退格

二童一馬一簑笠藤蔓漫漫路險難蕎麥籬披松峴院蒼雲歷落道峯山青囊紅綻木綿白翠壁黃誇山菊寒白日闐闐驚雷過迅風溪雨宿禽還

紺岳祠登眺

宋玉坎壈悲失意林間驢背賦秋聲雲溪寺裏聽宵雨紺岳祠前着晩晴落日臨津龍吼壯西風鴨島荻

花平松山百里青無了禾黍高低愴客情

訪東峯居士

一川花落夏將半竹杖青纏訪大巫孰熱不煩公白雪盡歡休唱客驪駒風吹禿樹臥雲壑琴徹坤山哭老嫗策馬明朝將入市碧峯他日記余無

疏

請復 昭陵疏

臣以草野一民身親 聖代沐浴清化犬馬戀主之誠慷慨欲言所學有年矣月初一日天乃雨土翼日下 詔云云於戲桑林之六責周宣之修省蔑以加

矣用心如此災可轉而為祥矣然 聖不自聖而求
言於下臣不自度而仰效一得臣竊觀 殿下即位
以來日御經筵延訪要道求賢若不及從諫如轉環
擧前代所未擧之禮行前代所未行之事今年親行
釋奠明年親耕籍田今年行大射禮明年行養老禮
恤民之詔勸農之書相繼 須下眞近古以來未有
之 聖主也奈何災異之降亦多有之庚寅之夏赤
地千里壬辰之秋桃李花開歲丁酉山崩旱蝗歲戊
戌地震土雨臣固知天之愛 聖上修其德宜 聖
上之恐懼而修省也顧臣愚陋固不知致災之由彌

災之方以耳目所覩記姑陳其臆意其一正婚嫁臣
聞詩首關雎易起乾坤正夫婦也故男子生而願爲
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古今通義也古之聖
人有遂其願者文王之治岐是也當是時宫中之化
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内無怨女外無曠夫
天地和而陰陽時無有邪氣間其間者觀桃夭之詩
可見也今則不然婚嫁之際爭相華侈務勝於人故
士族子女多失時曠居其或父母已亡則兄弟族黨
貪財欲貨利其無後至終身不得有室有家怨氣滋
甚傷天地之和非細故也臣愚妄意婚姻聘幣之際

奢靡之物一切禁之年二十未婚嫁者有父母者罪父母無父母者罪兄弟無兄弟者罪族黨無族黨者官給飲食衣服以成男女之禮以消曠居之怨怨氣消則陰陽和陰陽和則災可弭矣其一擇守令臣聞宋臣朱熹上孝宗疏曰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美哉言乎盖四海之政人君不能自治分諸守令苟非其人民受其殃矣今也選擇守令法非不嚴而雜科無識之流權門賄賂之類亦多有之暗於治民不恤政事用財不以節使民不以時年凶歲歉則病其獲撫字乖方之罰不以實聞

流民告飢則病其有監臨斗量之勞不以時給民孰能枵腹忍飢以俟斗升之濟於是轉而歸富家貸私債待其腁胝之功甫訖鞭撻之苦滋甚醫得眼前之瘡剜割心頭之肉是故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或托富家為奴或剃頭髮為僧閭閻蕭條什亡四五為監司者專以供給需應為賢而不問撫字心勞故守令肆意貪酷剝百姓膏血羨義倉粟米半輸私家半入權門恬不知愧哀我民斯誰因誰極無所控告籲天無從此非細故也臣愚妄意繩之以重法不若先擇既任而後疑不若勿任選擇之方先責之

吏曹講文論難兼省書判吏曹視可然後升之憲府
憲府視可然後升之政府政府視可然後升之 殿
下殿下視可然後用之則銓選必精而臨民之職得
人矣臨民之職得人則民怨消矣民怨消則災可弭
矣其一謹用捨國家用人有文武之科有雜學之科
有承蔭之目有吏任之目科目之外又有孝子順孫
之搜訪引見慶延收用林玉山崔小河用人當矣
卽位七年宋希獻以貪婪受贓九年金澍以贓吏見
竄捨人當矣然臣竊觀慶延家居孝心純至天感亦
多閨門斬斬隣里穆穆又心通性理之正學有經濟

之才國人皆不以百里之器期之竟以尼山縣監歸任臣恐延年老退仕之日已近若遲六年則奇器又加老矣臣且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千里之國山林遺逸豈特數人而已在　聖上切求之如何爾昔燕昭王事郭隗而樂毅劇辛至今　殿下信任慶延則賢於慶延者豈遠千里哉賢人君子濟濟在朝左右乎王家則災可弭矣其一革內需司臣聞人君以天下為一家四海為一宮天下四海之民一家人也吾赤子也是故古之人君不與民爭利不蓄私藏其宮中所需則十卿祿祿十倍於卿則一歲宮中之私需

足矣今則不然各於州郡建立私第稱爲 本宮農舍私蓄穀米布帛日與民買賣取息而又於京中立內需司置別坐數貟書題許多人往來州郡誅求無厭督諸縣私藏漕運上來蓄積紅腐或以之營寺社或以之修淫祀曰非關於國廩乃 本宮私藏嗚呼天之生財只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國不在國則在民臣不知內需司之財穀獨不出於吾民乎我 朝治道遠追三代而獨內需一司因循漢桓唐德之古事臣竊恥之 殿下於往日既知其弊稍減私債一國之人莫不延頸望治臣愚妄願 殿下廓公明之量

燭小民之弊亟革是司奴婢屬掌隷院田地穀米屬
戶曹器用屬工曹財帛屬濟用監若有　王子王孫
公主翁主出宮家居則掌隷院奴婢以供之戶曹田
地以供之工曹器用以供之濟用監財帛以供之各
有定限其宮中私需依王制十卿祿以全大體以慰
民心大體存而民心懽則災可弭矣其一闢巫佛臣
聞巫於三風其一佛本西域之教古之帝王皆外而
不内經曰不作無益又曰淫祀無福以此也　殿下
卽位以來崇儒雅闢異端巫覡放出城外僧徒不許
入市一國人福也吾儒者幸也然淫祀罷矣而國巫

之設也猶存臣不知國巫主何事釋教弭矣而住持
之置也尚在臣不知住持職何事徒蠱食國廩虛張
禍福之說而已是以百姓皆曰 國家亦有星宿廳
小民何事猶不事巫 國家亦有禪教宗小民何事
獨不事佛於是人爭諂事或稱祈言或稱家祀無冬
無夏笙鼓不絶以謂人死人生人禍人福皆由於巫
或稱七七之齋或稱水陸之齋或稱日齋或稱施食
齋僧飯佛猶恐不及以謂人壽人夭人貴人賤人死
身後之榮苦皆由於佛謾天欺神莫甚於此傷天地
之和此一端也臣愚妄意風行草偃表正影直上有

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殿下先革國巫則淫祀不勞
而自息　殿下先去住持則佛事不勞而自止矣異
端息而天人和則災可弭矣其一興學校古者家有
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而人生八歲入小學十五
歲入大學無一地非學無一人非儒而大樂正年德
高邁教人以詩書六藝之文孝悌忠信之道故人自
少及長習與性成沉潛性理之學優遊聖賢之道以
之事親則孝以之事君則忠以之事長則敬而才藝
特餘事耳今也家塾黨庠旣無學言之已矣爲大學
者亦有名無實訓詁之學詞章之習其入人也深其

誤人也久爲師儒者徒事於句讀爲弟子者爭名於
甲乙摘章繪句騈四驪六傍蹊曲徑已干青雲 殿
下誰得而使之其間雖有一二窮理之學誠正之士
亦不肯就大學恥師儒之非其人也其意蓋曰我於
彼學道則彼無道我於彼學業則彼無業以臣觀之
其說亦不誣也臣愚妄意職成均者先問諸左右左
右皆曰可然後問諸卿相卿相皆曰可然後問諸大
夫士大夫士皆曰可然後問諸國人國人皆曰可則
必賢人君子也得一賢人君子以爲師表則學者之
習自爾正大知孝悌忠信之爲可貴而詞章末習之

爲可陋學校興而人才出矣人才出而蔚爲名臣則
災可弭矣其一正風俗自司徒之職廢而風俗日趨
於薄自詩書之教弛而風俗不能復古獻議者皆曰
風俗之日薄時勢然也世道漸下人心澆薄風俗之
不可復古也猶老者之不可復少也臣愚以謂不然
以唐虞之風俗爲可厚則唐虞之前有涿鹿之戰以
亳邑之風俗爲可厚則亳邑之前有夏桀之亂以漢
唐之風俗爲後世則文景之化擬諸成康貞觀之治
視古無讓豈前代之風俗一於厚後世之風俗一於
薄哉一治一亂相承於世治則亂亂則治耳高麗五

百年間風俗極否娶同姓無異禽獸滅親喪自同獷俗子論其父者有之奴論其主者有之以及辛耦之世極矣否極泰來我朝啓運 列聖相承其傳至於殿下則正當其治極之秋也司徒之法今可復行也詩書之教今可復擧也 殿下平章百姓則於變時雍唐堯之風俗也 殿下皇自敬德則朝野相讓周文之風俗也 殿下敦孝悌則風俗自以敦厚矣殿下躬節儉則風俗自以務本矣 殿下惡虛名則風俗日趨於實矣 殿下不言利則風俗日趨於義矣風俗之復古也在 殿下一身孰謂後世之風俗

不能復古之風俗哉雖然臣聞之虞舜有四凶之罪孔子有正卯之誅頑嚚不率教之罰聖人所未免今有身居玉堂位至堂上者祿非不多矣而不得容一妹化粮資生傷風敗俗自上犯之況其下者乎記曰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臣亦以為人而不仁雖有文學將安用彼相哉臣愚妄願 殿下用周官不孝不睦之刑罰一人以警其餘則教化行而風俗正矣教化行而風俗正則災可弭矣其一追復昭陵臣謹按我 世祖惠莊大王乃以天錫勇智挾日月之明得天人之助廓清大亂化家為國 宗社

幾危而復安斯民旣死而復生不意方洽蘖芽其間
丙子歲羣奸煽亂驚動中外幾傾我社稷已而相繼
伏誅芟刈殆盡而餘禍所及　昭陵見廢二十餘年
寃魂無依臣不知　文宗在天之靈肯獨享禴祀烝
嘗哉臣不學無術聞見淺鄙固不知其事招其祥也
其事招其災也然稽之於事酌之於心則吾之心卽
天地之心吾之氣卽天地之氣人心人氣之順乃天
心天氣之順人心人氣之不順乃天心天氣之不順
天心天氣之不順災之所以降也臣愚妄意　昭陵
之廢於人心未順天心所未順從可知矣縱曰已毀

之主禮不當復入 宗廟惟當追復尊號改以禮葬
一如 先后之禮以答民心以答天譴以答 祖宗
之意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美哉若曰廢之夏歷三
代 祖宗所未擧行者今不可追復禮葬則請以
世祖戊寅之訓明之其訓 睿宗曰予當屯而汝當
泰若局於吾迹而不知變通則非所以順吾之志也
夫事有可行時有不可行時豈可泥於前不用變通
哉而況我 大明皇帝追復景泰之仁昭昭在天地
間哉此卽當代事也伏願 殿下留神採擇焉則豈
特災息而已將見神人和天地位萬物育諸福之物

莫不畢至矣古人云天心仁愛人君示之以災所以
固其德示之以禍所以謹其志 殿下固其德謹其
志則今日之土雨明日之甘露醴泉也臣閭閻一布
衣 天門九重無路可言千載一時特下求言之詔
欲問弭災之方中心悦罣从心不覺多言之狂僭所以
然者亦賈誼痛哭流涕之意田錫憂在朝夕之心也
嗚呼漢文之世治隆無比太平興國千載一時而二
臣之心如此忠君愛國之至也顧臣所願欲夫滄溟
益潤日月增華幸 寬鈇鉞之誅以廣求言之路臣
孝溫昧萬死以 聞

書

答東峯山人書

日者蒙先生莫大之賜廬山送客遠渡虎溪忽榮幸甚又不以淺弊無憤悱反隅智識教之以持身設施之方援引古義反覆丁寧幸亦大焉自料不至碎首無以仰報然僕嘗聞之千匀（从金）至重而孟賁舉之則易一羽至輕而藍鷄負之則重何者力之強弱致然也人之行也亦然有從容中道者有勉強行道者彼勉強者非不欲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其氣騃質濁已禀於有生之初故嘗百倍其功自強不息何者德之

厚薄然也夫酒之爲德五經子史詳矣得其中則可以合賓主可以養耆老行之几席而有文達之天地而不悖愁腸得酒而觧鬱臆得酒而泰怡然與天地同其和萬物通其化古聖賢爲師友千百年爲間中失其中則囚首散髮佰歌亂舞呌呼手百拜之間顛仆於相讓之際敗禮蔑義發作無節甚者無故而憑心怒目爭鬪或起小而殞身中而亡家大而亡國者比比有之是故酒禍如此而周公孔子用之則不亂酒德如此而陳遵周顗用之則殺身其得失之間不容一髮可不慎哉是故中下之人所執不堅而用之

不節則甘味移人愈危愈亂漸至於酗而不知其所以酗者有理之必然為士而志不堅者當躬飭內訟杜絶亂根百倍乎人然後可以免此禍矣是故書載戒酒之誥詩有賓筵之篇楊子雲以之著箴范魯公以之作詩吾豈不欲從容杯酒進退揖讓於鄉飲鄉射之間哉但恐心弱德薄甘其味而不節則散亂而不自勝有如藍鷄之不能負一羽耳僕自少酷好麯蘖中歲遭齒舌不少肆為酒狂自分永棄身為物役心為形使精神自耗於曠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不意馴致不德肆酗於家大貽慈母之羞孟子以博奕好

飲酒不顧父母之養爲一不孝況於酗乎醒而自念則罪在三千之首何心復擧杯酒乎於是質之天地叅之六神誓之吾心告諸慈堂自今以後非君父命不敢飮所以如此者惡其醉也若夫祭神而受胙則有飮福獻壽而有酬則甘醇美醴沃腸而不亂者吾何辭焉僕之志大略如此先生雖有勸酒之教言之不可食也如此吾言可食吾心可欺乎吾心可欺鬼神可謾乎鬼神可謾天地可忽乎天地可忽則措諸身何處況慈母育子每教省酒及聞此語喜動於色斷酒之誓庸可渝乎嗚呼醒屈醉倫本非二致清夷

和恵竟是一道先生不可強以不飲之穆生爲累龔
以一字示可否仲夏極熱伏惟先生動止萬福煉方
所用神苓一封呈上鼎裡烏兔莫使獨對枕中鴻寶
兼濟枯骨

文

祭先祖靈光郡守南侯 天老文

一本雖形於萬殊八卦實祖於太極乃知眇末之體
是爲祖宗之遺百骸九竅苟與人同亦是生我之幸
千慮一得况闖儒閫審知積善之餘仰援家譜而咨
嗟重爲吾侯而歎服侍中三世開國二孫肇啓我家

祇自侯德乃孱孫不能守業而青氊何計得傳蒙世罔極之嘲實我不肖之罪竛竮身世名脫朝籍之中酸寒餘生身落天南之塞過故墓而數社酹一杯而陳辭祖孫連枝呼吸有通於膝下幽明一理鬼神常臨於坐傍苟有感則必通孰曰種而無穫禽鳥號晝松竹參天澗水潺湲山容慘惔侯之去乘白雲侯之來隨涷雨詞以為侑侯乎饗哉

祭亡兒終孫文

嗚呼汝生十歲夏無涼扇冬無裘食僅日二居無樓寢無衾枕坐無席疾無襲衣瘙無櫞前年乙巳農失

穉一室嗷嗷蔬與粥飢寒侵骨汝罹瘧是時幸免春而歿兮苫以盖棺藁以束兮罄竭家儲酹一盃兮孤魂煢煢無往來兮越月之晦兮歲事于僑居酒米五升兮瓶而餘餕得二鉢兮致汝墳蘆筍漸齊兮春花辭園自汝離膝五十有一日兮茲乃一祭嗟汝鬼錄兮自茲今歲

記

金剛山記

白頭山起自女眞之界南迤於朝鮮國海邊數千里其山之大者在永安道曰五道山在江原道曰金剛

山在慶尚道曰智異山而泉石之最秀且奇者金剛
為冠山名有六一曰皆骨一曰楓岳一曰涅槃者方
言也一曰枳怛一曰金剛者出華嚴經一曰衆香城
者出摩訶般若經新羅法興王以後所稱也愚謹按
佛者本西戎太子其國距咸陽九千餘里限之以流
沙黑水之遠龍堆葱嶺之險與中國不通安知越中
國而東國乃有此山哉非特不知有此山亦不知有
朝鮮國者以史考之當周昭王之世我邦箕子朝鮮
之中葉佛實生於西方舍衛國其佛說千函萬軸中
說無限世界而曾無一語稱朝鮮國者則其不知此

國此山明矣豈非佛說法時誇大其事以為海中有金剛枳怛衆香諸山而有億萬曇無竭率其眷屬以駭愚俗如莊周鯤鵬天池之說姑射具炎之論寓言於窅漠之中驚俗於高大之境而然者乎此不過震動黔黎刧誘無識者而豈眞有金剛枳怛如是其恠者乎佛之寓語如是而羅僧學佛者亦自高大其國以楓岳指為金剛而追作曇無竭之像以實妄語乎且佛所云海中者安知指東海乎東西南北莫非海也豈獨東海為海中而以楓岳定為金剛者乎且我邦於中國雖云海外而西北陸連遼東其間只隔鴨

綠一江鴨綠江固非海矣其指我邦為海中者謬甚
矣然金剛之稱歷世既久難可猝變余亦指為金剛
山也盖其為山跨天南北而崒嵂壓后土之洪濛大
峯三十有六小峯一萬有三千一枝南延於二百餘
里山形竦峭略如金剛本岳者曰雪岳其南有所率
嶺岳東一枝又成一小岳曰天寶山天將雨雪山自
鳴故或曰鳴山鳴山又蔓迴於襄陽府後走於海濱
五峯特起曰洛山金剛一枝又北延於一百餘里有
一嶺名曰楸池楸池之山又於通川官後周遭殘山
如線之不絕北轉而入海中曰叢石亭山之東曰通

川高城杆城郡西曰金城縣淮陽府列置山下者凡
一府三郡一縣

　　睡鄉記

詩城曠漠醴泉奔湃山回路轉莽莽無垠者醉鄉也
東南行步許黑甜惱人昏花蔽眼一頃間相往來者
睡鄉也觀其鄉信義而樂易人入其境則昏昏恍恍
不知涯岸泠泠焉洋洋焉萬慮都忘天遊自在鄉之
東故華胥氏之國其土風淳俗美物我相忘皥皥然
熈熈然人莫名言其化軒轅氏樂聞其俗卽命風后
戒道力牧為御巡至其國觀風而還軒轅之天下頓

其化標枝野鹿之頌其樂陶陶鄉之南故槐安之國
其俗喜名分君臣之丰儀森嚴軍旅之行伍整飭淳
于棼仕其國歷官將相五十年一朝辭位還家一夢
瞢騰鄉之西故羅浮之村村有大梅樹方臘雪初殘
青心吐香村莊之嵐翠高下酒帘之青幔低昂趙師
雄至其國因與梅䰟主人共飲酒家淡粧素服芳香
襲人及其返翠羽刺嘈月落參橫而已鄉之北北辰
之所在是為帝所聲教四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境界之廣不可名言秦穆公覲朝北庭帝賜觀
句从金天之樂仙舞飄風簫管高雅皆非人間所有及

其返如得而失惟增怊悵而已鄉之中故高邱之陽臺荊王因獵逢雨入留臺上朝雲聯綿暮雨霏微九疑翠而神靈降湘江波而木葉號隱几之間有美女來薦王枕繾綣未展五漏已終及其返行雲飛去明星漸稀而已厥後楚人莊周身為蝴蝶詡詡於鄉之東南蘧蘧於鄉之西止因遂喪我鯤鵬寄懷嘗遊於九萬里之外華山人陳摶入其鄉不知鈞戟之扶危主不聞蒼生之聒醉人留五月不肯返因得魏伯陽參同契源流雕三光薄日月後天而不老蓋其境幽夐潑邃紅雨之所浸潤天眞以之發露達人之入其

境無不虛懷大悟者余聞而欲往觀之一夕眠魘導
余以前路混沌駕余之雲車雷鞭電幟冲舉於無何
有之鄉入華胥聞黃帝之遺風歷槐安訪淳于之故
事道羅浮叩酒家消平生之結習朝帝所聽句从金天
廣消揺之氣象見襄王於高臺之上而宕其懷尋桼
園於蝴蝶之背而問其道無極之說得於圖南之先
天龍虎之訣辨於圖南之後天遂心遊於鴻濛之先
蟬蛻於濁穢之中無耦起我是非無物遂我較心其
返也奴婢仰罵室人争席親戚不悦友儕不敬喜且
賀告諸天君天君曰可余敬爲之記佔畢齋批昔韓退之作毛穎傳

王績作醉鄉記此其流亞歟

傳

六臣傳 出莊陵誌

朴彭年字仁叟 世宗朝登第宣德壬子生員甲寅親試正統丁卯重試與成三問等常任集賢殿見重於 上乙亥 光廟受禪彭年知王事終不濟臨慶會樓池欲自隕三問固止之曰方今神器雖移而尚有 上王我輩不死猶且後圖圖而不成死亦未晚今日之死無益於國家彭年從之無何出爲忠清道觀察使啓事於 朝不稱臣但書曰某官某 朝廷不之知也翼年入爲

刑曹叅判與三問及三問父勝俞應孚河緯地李塏
柳誠源金礩權自愼等謀復　上王時天使來　光
廟欲同　上王請宴於昌德宮彭年等謀曰以勝及
俞應孚爲別雲劒當宴擧事閉城門除羽翼復立
上王謀已定適於其日　上命罷雲劒　世子亦以
疾不從應孚猶欲擧事彭年三問固止之曰今　世
子在本宮公之雲劒不用天也若擧事於此而倘
世子聞變從景福宮動兵則成敗未可知不如俟他
日應孚曰事貴神速若遲恐泄今　世子雖不來羽
翼皆在此今日若盡誅之衛　上王號令千載一時

不可失也彭年三問固不可曰非萬全計也遂止金
礩知事不成馳與其妻父鄭昌孫謀曰今 世子不
隨駕特除雲劒天也不如先發告僥倖得生昌孫即
與礩馳詣 闕上變告曰臣實不知礩獨與焉礩罪
當萬死 上特赦礩昌孫收彭年等辭服 上愛其
才密諭曰汝能歸我而諱初謀則得生彭年笑而不
答稱 上必曰進賜 上令鍛其口曰汝既稱臣於
我今雖不稱無益也對曰我是 上王臣豈爲進賜
臣也曾爲忠清監司一年凡於狀牘未嘗稱臣使人
較其啓目果無一臣字弟大年子憲皆死妻爲官婢

守節終身憲中生員亦正直臨刑顧謂人曰毋以我
為亂臣金命重時為禁府郎私謂彭年曰公何以致
有此禍歎曰中心不平不得不爾公性沉潛寡默以
小學律身終日端坐衣冠不解令人起敬文章冲澹
筆法慕鍾王云 光廟為領議政宴於府中彭年有
詩曰廟堂深處動哀絲萬事如今摠不知柳綠東風
吹細細花明春日正遲遲 先王大業抽金櫃 聖
主鴻恩倒玉巵不樂何為長不樂賡歌醉飽太平時
光廟愛賞之命繡板懸諸府中壁上云
成三問字謹甫 世宗朝登第宣德乙卯生員戊午式年丁卯重試壯元

恒侍經幄啓沃弘多 英廟晩年有宿疾累幸溫泉
常令三問及朴彭年申叔舟崔恒李塏等便服在
駕前備顧問一時榮之癸酉 光廟誅金宗瑞並賜
集賢諸臣靖難功臣號三問恥之諸功臣輪設宴三
問獨不設乙亥 光廟受禪三問以禮房承旨抱國
璽慟哭 光廟方俯伏謙讓擧首諦視之明年丙子
與其父勝及朴彭年等謀復 上王期以詔使請宴
日擧事會議於集賢殿三問曰申叔舟吾所善然罪
重不可不誅皆曰然使武士各主所殺刑曹正郎尹
鈴孫主申叔舟會其日罷雲劒謀中止而鈴孫不之

知方叔舟就便房沐髮鈴孫按劒而前三問目止之及事覺被收 光廟親鞫問叱之曰若等何為反我三問抗聲曰欲復故主耳天下誰有不愛其君者乎我之心國人皆知之何為反耶進賜平日動引周公周公亦有是否三問之為此者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故也 光廟頓足曰受禪之初曷不沮之而乃依我今背我乎三問曰勢不能也吾固知進不能禁退有一死然徒死無益忍而至此者欲圖後效耳 光廟曰汝不食我祿乎食祿而背反覆人也名為復 上王而實欲自為也三問曰 上王在進賜何以臣我

然且不食進賜祿耳如不信籍我家而計之 光廟怒甚令武士灼鐵穿其脚斷其肱而顏色不變徐曰進賜之刑慘矣時申叔舟在 上前三問叱之曰吾與汝在集賢時 世宗日抱王孫逍遙散步謂諸儒臣曰寡人千秋萬歲後卿等須護此兒言猶在耳汝獨忘之耶不意汝之惡至於此也提學姜希顏辭連拷訊不服 上問曰希顏與謀乎三問曰實不知之進賜盡殺名士宜留此用之希顏由是得免三問載車出門顏色自若顧左右曰若輩佐賢主致太平三問歸見故主於地下笑謂監刑官金命重曰此何事

也旣死籍其家自乙亥以後祿俸別置一室書曰某月之祿家無所餘寢房惟有苫薦而已有子五人長曰元妻爲官婢仝節方　光廟之受禪也勝以都摠管入直聞禪位事送奴政院數問三問不答久之三問起如廁仰天太息曰事畢矣奴以白勝勝亦太息促馬歸家奴竊仰視之迸淚如泉卽告病臥一室不起家人亦不得見面惟三問來辟左右與語三問爲人詼諧放浪喜談謔坐臥無節外若無持守內操堅確有不可奪之志云有詩曰食君之食衣君衣素志平生莫願違一死固知忠義在　顯陵松柏夢依依

李塏字清甫一字伯高牧隱之曾孫種善之孫也生而能文有祖父風正統丙辰親試丁卯重試與丙子之謀事覺就鞫方彭年三問繫闕庭灼刑塏徐曰此何等刑也爲人瘦弱嚴刑之下顏色不變人皆壯之與三問同日死臨車載有詩曰禹鼎重時生亦大鴻毛輕處死猶榮明發不寐出門去 顯陵松柏夢中青

河緯地字天章一字仲章 世宗朝登第宣德乙卯生員正統戊午式年壯元爲人沈靜寡默口無擇言恭而有禮過 闕必下雖雨潦不曾避路常在集賢侍講 經幄多所補正及 魯山幼冲嗣位八公子強盛人心危疑朴彭年

嘗借簑衣於緯地以詩答寄曰男兒得失古猶今頭上分明白日臨持贈簑衣應有意五湖烟雨好相尋盖傷時也及誅金宗瑞 光廟為首相盡賣朝服以前司諫退居善山 光廟白 上以左司諫徵之上書辭不就乙亥 光廟受禪教書請致至勤緯地就召拜禮曹叅判而恥食祿自乙亥以後別貯一室而不食及丙子之變灼刑三問等次及緯地曰旣加我反逆之名則厥罪應誅夫復何問 上怒弛不施灼刑與三問等同日死 世宗培養人才至 文廟時方盛論一時人物推緯地為首

柳誠源字太初 世宗朝登第(正統甲子式年丁卯重試) 癸酉百官上請褒 世祖之功比周公令集賢殿起詔草諸學士皆亾去獨誠源在爲迫脅起草出就家慟哭家人莫知其故及 魯山爲上王授成均司藝預丙子之謀事發拿三問去誠源時在館諸生以三問事告之卽命駕還家與妻酌酒訣飲上祠堂久不下往視之不脫冠帶援佩刀自刎救之已無及矣然不知其所以俄而吏來取屍去磔之

俞應孚武人也雄勇善射 英廟文廟皆愛重之位至二品丙子事發拿至闕庭 上問曰汝欲何爲對

曰當請宴曰欲以一尺劒廢足下復故主不幸為奸
人所發應乎復何為哉足下速殺我　光廟怒罵曰
汝托名　上王欲圖社稷令武士剥膚而問情不服
顧謂三問等曰人謂書生不足與謀果然曩者請宴
之日吾欲試劒汝輩固止之曰非萬全計以致今日
之禍汝等人而無謀何異畜生白　上曰如欲問情
外事問彼竪儒卽閉口不答　上愈怒命取灼鐵置
腹下油火并煎而顔色不變徐待鐵冷取鐵投地曰
此鐵冷更灼來終不服而死應乎性至孝凡可以慰
毋心者無所不為與弟應信俱以射獵名世遇禽發

無不中家貧無甔石之儲而養母之具未嘗不贍母嘗往抱川田庄兄弟從行於馬上翻身仰射鴈應弦而墮母大喜身長過人而容貌嚴壯清如於陵仲子爲宰相而苫席遮房户食無肉有時絶粮妻子怨駡死之日哭謂路人曰生無所庇死得大禍初擧謀時衆中奮拳曰誅權擥韓明澮此拳足矣何用大劍嘗爲咸吉道節制使有詩曰將軍持節鎭夷邉紫塞無塵士卒眠駿馬五千嘶柳下良鷹三百坐樓前此亦可見其氣像云無子有二女

若我國六臣者武王之伯夷也而卒陷大戮子孫

並命至今百餘年矣人莫敢容喙尚論惟一南袞

士寂寥數寸之管僅能扶義氣於一髮爾 象村申欽跋略

乙亥記聞

上王之遜于壽康宮也昏夜無火下鍾樓時左右行廊皆哭止之不得時妻父尹爋為司禁為余云

上王之遜也始於謀臣權擥而成於大臣鄭獜趾之議金自仁時年十二見其議腦如火焰云

雜著

孔子所謂操則存孟子所謂收放心程子所謂反復入身來愚竊疑以操為存以舍為出耳非眞有出入

之也按醫書心不受邪此精論也心論
純於天則者性也而不得獨行於虛中故必入於形
質而後性成而情見所謂氣質之性者釋氣質盛性
也亦二物也若夫性之本體則粹然不雜乎氣質荀
楊告韓之論性有見乎性之發用處而不知上帝之
降衷者有恒性然則紛紛論性蔽一言曰妙至理而
誠於中者性也而盛於形故得氣質之名純於理故
得本然之名性論
或曰鬼有形乎曰無形也有聲乎曰無聲也有心乎
曰無心也曰無形無聲無心而盡其誠則享之何物

享之乎曰氣享之也曰氣之享也何以知之曰驗於
吾心而知之曰祭神得福亦理乎曰然曰鬼無形聲
與心則何物禍福之乎曰鬼神之享不享人之禍福
自然默定於冥冥之中非鬼神禍其而福其也譬如
農夫治畝種小者穫小種多者穫多是乃人之自取
禍福也曰巫覡之事皆不信乎曰神人一體巫若誠
一無僞若巫咸則豈不感通神明哉今之巫者率執
左道以愚黔黎去於理遠矣或曰釋家之說曰人死
而心神不死歷萬億劫而不滅復受人形吾子以為
無形無心彼皆非也曰人生理氣相合寓於形質之

中者爲心人死而形骸既滅則理自理氣自氣而質乃爲土顧安所有其心乎佛氏欺人之說不攻自破矣曰其或死於鋒刃而子路不爲妖死於非命而屈原不爲厲何理也曰聖人知禍福一體達士知死生一理曾無以死生爲憂樂矣是故小人曰死君子曰終

鬼神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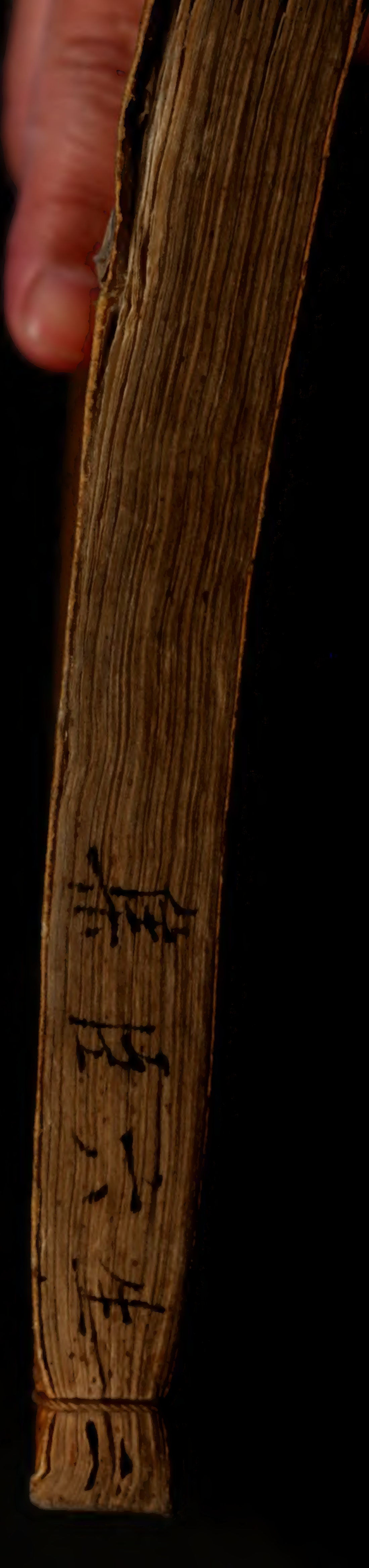
或曰發斑之疾耳有異聲目有異物狂言妄語驚動傍人斯鬼乎曰非鬼也乃風寒外攻虛熱毒脉所致疑畏之至或見物怪夢寐之間如或見鬼非眞有鬼祟也日者東峯金時習謂余曰昔有禪僧夜如厠下

堂而蹋殺生物礫礫然有聲僧乃思日午金蟾伏堦下意所蹋殺者必蟾也以為當入地獄必受殺蟾之報惴惴焉不能寢向曙假寢則夢蟾訟狀於冥司牛頭使來繫僧於十王之前將納諸阿鼻無干之獄僧覺而益信之坐而待朝起視堦下則無蟾但瓜子破碎於當堦下踐踏之地又有一儒生昏夜行山間聞有哭聲跡而尋之則哭聲漸近而漸大進而視之有櫟葉塞溪而有聲靜神氣而聽之則乃有水聲無哭聲然則此二者心之疑畏誠中而有物也夫邪念生則物引之精神耗而疲倦百脉涸而不澄無形而有

形者蔽於耳而馴致而不可救則心神從以亡矣形氣從而散矣凡人見此等人以為眞有鬼怪祟人此豈理也哉東峯此說最為破愚之指南上同

鄭伯昜取朱子中庸章句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不取其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曰安有後氣之理乎余聞而甚高之然不能無病所謂理先於氣者理之體所謂氣先於理者理之用如人揔仁義禮智而名之曰性而發仁義禮智之端矣分之曰不謂之性可乎冷語

湖山老伴一部一百十四篇乃亡友子挺所撰也子

挺抱不世大才生二十六年白衣而沒其文章操行余於誌文詳之矣天性山野不喜世上紛華乃就古人古律歌詞中拔其閒適可玩之尤者名曰湖山老伴以爲終老江山之計上同

生六臣先生集卷之七